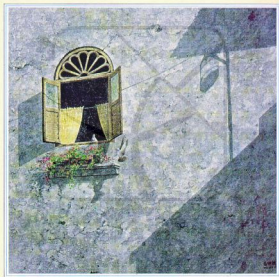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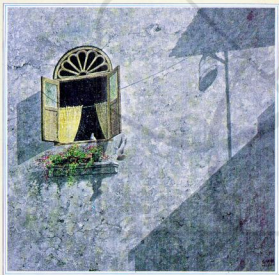


女人心



葉蕾 著

女人心



葉蕾著



葉蕾，原名
葉淑蘭，一九五
一年生於檳城，
馬來西亞公民，
祖籍廣東省普寧
縣人。

現為吉隆坡
新生活報暨風采
雜誌特約作者。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叢書 24

女人心

葉蕾著



目 錄

序	川 草		
夢	1	抽煙	24
老	3	迷湯	26
醋	5	花心	28
錢	7	報復	30
門	9	蛇形人	32
傷	11	失以外	34
救	13	分床怨	36
年	15	風流鬼	38
男人	17	兩相嫌	40
女人	19	死人臉色	42
玻璃	21	點點情趣	44
永恒	23	酒與女人	46





國花的象徵 ·	48	缺情 ·	62
雙 ·	50	愛花 ·	63
爆 ·	51	喝酒 ·	64
救誰 ·	52	志願 ·	65
子女 ·	53	母親 ·	66
風流 ·	54	撒謊 ·	67
愚愛 ·	55	孝服 ·	68
擇偶 ·	56	內疚 ·	69
電話 ·	57	坐婆 ·	70
算命 ·	58	燒坎 ·	71
愛心 ·	59	日曆 ·	72
練功 ·	60	循環 ·	73
警覺 ·	61	能力 ·	74



口號 ·	75	圈套 ·	87
送鵝 ·	76	萬一 ·	88
口紅 ·	77	破戒 ·	89
手段 ·	78	戒備 ·	90
秘密 ·	79	風水 ·	91
衰老 ·	80	家用 ·	92
薪水 ·	81	聽衆 ·	93
情婦 ·	82	翻身 ·	94
數落 ·	83	頭髮 ·	95
年齡 ·	84	婚變 ·	96
花債 ·	85	驚惶 ·	97
無辜 ·	86	送禮 ·	98





追隨 ·	99	寫不盡 ·	112
讚賞 ·	100	捉迷藏 ·	113
英雄 ·	101	風水書 ·	114
兒子 ·	102	賣兒子 ·	115
長相 ·	103	穿新衣 ·	116
婚姻 ·	104	求靈籤 ·	117
夫妻 ·	105	珍藏物 ·	118
喜悅 ·	106	安全感 ·	119
苛求 ·	107	女人情 ·	120
祖產 ·	108	中元節 ·	121
吃齋 ·	109	白髮下 ·	122
懺悔 ·	110	大肚胸 ·	123
聞情 ·	111	發牢騷 ·	124



女歌手 ·	125	三法寶 ·	137
鬼故事 ·	126	海誓山盟 ·	138
買保險 ·	127	原配應配 ·	139
黑和白 ·	128	廣積善因 ·	140
婚外情 ·	129	萬念俱灰 ·	141
黑禮服 ·	130	中秋佳節 ·	142
不轉播 ·	131	長期飯票 ·	143
戴戒指 ·	132	披上袈裟 ·	144
鞭炮响 ·	133	中年心境 ·	145
聖誕卡 ·	134	東山再起 ·	146
靠自己 ·	135	老蚌生珠 ·	147
交疊坐 ·	136	成人玩具 ·	148





一抹不屑 ·	149	男人女人 ·	162
結婚禮服 ·	150	爸爸的血汗 ·	163
破籠而飛 ·	151	老得不寂寞 ·	164
難捨難分 ·	152	女人的心態 ·	165
長相廝守 ·	153	古董和女人 ·	166
芳心竊喜 ·	154	再生的奇妙 ·	167
男人賜吻 ·	155	四十歲以後 ·	168
人心肉做 ·	156	月向他方圓 ·	169
鐵窗滋味 ·	157	聚首的歡樂 ·	170
守着破碎 ·	158	好玩的報復 ·	171
如煙往事 ·	159	那年我十歲 ·	172
過去的情 ·	160	當年的幼稚 ·	173
粉紅布鞋 ·	161	父親的叮嚀 ·	174
		後記 ·	175





序

川草

這麼多年來，葉蕾在家務與孩子的忙碌之間，仍孜孜不倦的從事寫作。在熱愛文學創作之餘，她也參與新聞採訪。

許多人尚不知道，新生活的報的好些新聞，都是她單槍匹馬去採訪、攝影、報導的。雖非正式記者，但與記者又有何異？她是相當活躍的。

收集在本書的，大部份都是過去發表在新生活報的作品。在她的文章裡，可以感受到她慎密的思路、淡然處之的情懷、又能領略到失去光彩中散發出來的一絲明亮。雖是以女性的角度、去專剖女人心態，但寫來蘇蘇入扣；而文字簡樸、親切、一如她的人，親切、簡樸。她對寫作的認真、肯學的態度，從她的作品文字和內容里，可以感覺到她一直在進步，使人驚喜。

葉蕾的人生和生活經驗豐富，是寫作的泉源。本書是她的第一本結集，讀她的「腦汁」，會學到很多東西。





夢

夢，是字迷們千祈萬求的。

因為夢，能讓他們掀起一股希望。每逢萬字開彩日，在嗜賭千字的朋友處，就能看到他們認真翻查千字圖解，有人會對你訴說夢境的奇異；有人會顯出神祕的樣子，因為害怕天機洩露，財氣隨風而去。

老人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是虛言，當我們去看了一些鬼怪幽靈既刺激又受驚的影片後，常要在睡夢中重見那些驚怕的鏡頭，醒來時還能感到心頭忐忑的聲音。

少女時期，最愛做夢，夢的不是餐餐錦食，也不是華衣麗鞋，而是英俊多情的白馬王子。尤其希望夢境成真，自己快樂又滿足，更能羨煞多少女伴。

每個人都曾做過夢，夢中的經歷隨人而異，而少女時期所做的夢，却多是大同小異。所以我們早些時候在報上閱悉一些女人因被「徵求女伴」裡對方優秀的條件所吸引，與對方通過信，見面後覺得對方無論人品和財富，就是一路以來夢寐以求的對象。美夢的實現，無不感到芳心竊喜。誰知挖出私蓄資助個郎做



「生意」後，因對方的失蹤才知上了當。所謂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是靠一張俊秀的臉龐，體上蜜糖的口齒使多少女人美夢幻滅的大騙子。電影明星米雪的遭遇即是一個例子。

當然也有叫人振奮開懷的夢，像戀愛期間，與情人在夢中相會，彼此對望，含情默默，無限情愛欲語還休。真希望醒來時還在夢中。

而做任何夢，都會使人醒轉，回到現實中。

但在近期的「亞洲週刊」裡，則刊出一則令人讀後毛骨悚然的報導。

最近幾年來，大約有七十位由於印度支那的戰事而移居美國的苗族，在他們的睡夢中，或早晨醒醒時，無端端死去。

當夜甚低垂，到了睡眠時刻，真難以想像這些苗族如何能安心睡下雙眼夢周公去？連科學家及醫生都不能給一個明確的答案。誰知道這一睡下去，會夢到了什麼？最怕的還是第二天再也不能醒轉過來了。





老

富蘭克林說：「人總是希望自己長壽的，但卻沒有誰會希望自己老。」

話雖這麼說，但當年輕的腳步逝去，年歲的增長，如果到了五六十歲還活著的話，「老」也就是人生在世上必經的路程。

當還年輕的時候，人掛在口中的是：「當我老的時候……」似乎有很大的願望等着老年時去實現。但當「老」的腳步真正面臨時，恐懼的感覺也跟着來到，尤其是第一次看到白髮和皺紋，腰痠和骨痛分別來襲的時候。

每個人都怕老。因為老表示自己已經無用。所以到了五十五歲時就被規定要退休，不管你是不是認老，你總得讓開你的位子，讓年輕的一輩去發揚你年輕時經歷過的風險。

其實，老，並不可怕。

怕的是當老的時候，不但不能賺錢，終日無可事事之餘，人也跟着愛囉哩囉嗦起來。三餐靠兒女，美其名曰享老福，但一把嘴巴却不識時務，不是投東訴



西，就是嘮嘮叨叨，為剛放工疲累歸來的兒女添增煩惱；更要為說話不經大腦的子孫氣上心頭惡一句「老不死」而捶心捶胸，老淚縱橫，頓覺人生沒有意義。

有人自覺老了，在世上時日無多，所以把金錢房子轉割兒女名下，後來反被兒女趕出門外，或回頭轉向老人收租的事實叫老人感到不寒而慄！所以在老人心中，「親生兒，不如身邊錢」是他們活下而緊抱的座右銘。

這種情形是在我們周遭發生過的，也就是老的悲哀。我們今日的年輕，也終會被時間所擲而步向老邁；我們他日的老，又是怎樣的情景呢？雖然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尊敬老人，善待老者，然而隨着社會的進展，不良的風氣，道德感的低落，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只是我們東方人，畢竟謹記着我們祖先的教導，否則，我們華人社會，何必要舉辦什麼孝親敬老呢？



醋

提起醋，就叫我想起了吳偉才。

兩年前的某一夜，吳偉才踏入我家的客廳，就彷彿心血來潮地哈哈的笑了起來，他說要寫一篇小說，題目就叫「醋、醬、茶」。「醋」是太太、「醬」是小老婆、「茶」是情婦，這三樣東西在大鍋裡炒炒炒，就成了一篇長篇小說。

不管他的比喻恰不恰當。提到醋，人們的確就想到老婆醋罐子，好像吃醋都是女人的專長。我想，這也難怪的，女人向來就是嗜吃酸性的東西，就像那些經過醃醃的葡萄、辣椒和豬腳，都是女人見了暗嚥口水的。媽媽常要三盼四盼，醋，偶爾吃一吃無所謂，常吃就要傷身了。

醋，是廚房裡可有可無的調味品，有了它，食物會變得更加好吃，少了它，也不見得那蔬菜就入不了口，這全是看個人口味而定。就似有些太太，看到先生與女人談話，不管他們的態度如何，就要吃醋，輕則東查西問，臉黑臉臭，無言抗議，不然就冷言冷語極盡挖苦一番。當然，最尷尬的就是太太不分青紅皂



白，當着衆人面前吃起先生的醋，大吵一場，叫先生難以下台，也叫周遭的朋友面面相覷，勸也不是，解釋也不是，左右為難，愛莫能助。

但是，你先別笑，男人也是挺會吃醋的。

男人吃起太太的醋來，酸味特別濃。本來就是嘛，醋是男女關係裡最微妙的調劑品。太太吃先生的醋，先生吃太太的醋，就像一場戲，演來演去，只有這兩個角色有資格。別人吃你什麼醋？

男人常存着要太太「出得廳堂」的心理，但一有風吹草動，就顯出大丈夫本色：「嚶嚶，跟那個男人談這麼多話幹什麼？」

當一方的醋味發作時，另一方最好以忍功擋架，時間一久，醋味自然消逝無踪，天地間又恢復晴朗風和的氣候。要緊記的是，雖然「吃」醋，或許可以在平靜無波的生活增進一點情趣，但「吃」得太多醋，不但會酸得令人睜不開雙眼，看不清眼前的事物；那時，或許正如媽媽平時的叮囑，醋，吃多了會傷身累心。至於傷到何種程度，就看你如何的「吃」法了。





錢

廿五歲以前，不知道錢對人生的重要，所以，淡泊兩字在腦海中發芽。

卅歲以後，有了家，也有了兒女，人也跟着俗氣起來。以往對視錢如命的人不屑一顧，如今却淪落為每個月份都要伸手向人討家用的人；碰上手頭緊的時候，就要恨他賺錢賺得少。身為家庭主婦，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要以錢來換取，才能為一家大小張羅溫飽的三餐。

有才幹的人缺少錢，就如橫行的螃蟹被繫了手脚空有滿腹計劃，無法展開拳腳。

錢是張美麗誘人的彩色紙，有了它，應該是：要什麼就有什麼。錢也是勢利的，君不見一些有錢人明明已經金錢漲滿，錢還是極盡阿諛地往他袋中擠。貧窮的人想要得到它的青睞，十分困難；除了賣力操作外，不知要如何的使出引誘法，才能使錢「移情別戀」，使需要它而又得不到它的人傷透腦筋，不管你是否恨得咬牙切齒，却也只能啞嘴。

人們口中常說「兩個口袋空的人，腰站不直」。一些社會名人，如果沒有錢，說的話即使响亮有理，



也毫不動聽；袋裡金錢漲滿的，明知肚中無料，却有多少部下願為之效勞或構思或策劃，這也是錢的魔力作用之一吧。

華人常愛往自己臉上貼金，「不為五斗米折腰」，在這個事事講求現實，以金錢掛帥的社會，除非本身在生活已有基層保障，或是處在單身的自由，還可自我安慰或驕傲一番。否則，假若一杯水也需要以金錢才能換取，而臨飢餓邊緣，何止折腰，連腳都能軟得跪下來了；這又說出錢是我們生存在社會上必須擁有它才能使根基穩固的重要條件。任何人缺少了錢，已不是什麼美中不足，而是苦不堪言矣。

錢能使人揚眉吐氣，却也能使持有它的人狗眼看人低；而錢也常難倒英雄漢，多少人為了養妻活兒，不惜鋌而走險，都只為了一個錢。多少女人為了追逐錢，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和靈魂，這些雖然是個普遍的例子，却每天都在我們四周無時不刻的流轉着。

錢也能使人損棄親情和友誼，有人索款不遂毒打老母親，有的為錢父子對簿公堂，多少兄弟姐妹因錢反目成仇。在錢的世界裡，你無從埋怨。

所以，錢帶給你的感想是萬能或是罪惡，只有身受的人，冷暖自知。





門

每次走經單層排屋時，總要望一眼它的門。

舊式的房子，多由木板建成，中間的大門，兩旁各有一條大樑，然後由一片片的木板組成。平時只是將大門打開，遇有喜慶或喪事，可心把一片片的木板折開，綁在一旁。整個客廳一目了然，十分寬闊舒爽。喜慶或喪事過後，再把片片木板按着號碼套入，非常方便。

到了今日，許多房屋都改用磚灰，且經繪圖師繪圖，門已不再被安置在中間了。側邊的門，兩旁是石灰築成的牆，像對面單層排屋的門，在我的感覺來說，是狹窄的。家有喜慶時不覺得怎樣，但遇上喪事時呢？我們華人習俗，在家壽終的，是把棺木放在客廳中間，像今時單層排屋裡大門的狹窄，折又折不下，偌大的棺木，如何抬得進廳裡呢？

每個家裡都有一扇大門，每個門內都有一串故事，不管是悲歡離合，都是由門內走出門外，或由門外走入門內，所以門就有如一個界綫。有人担心醜事外洩，所以門戶深鎖，企圖與外隔絕來往。舊時人們形



容嫁出的女兒一踏出門檻，就如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了。而窮苦人家一旦嫁入富家，「一入候門深似海」的感覺又豈是門外人所能體會到的。

門能帶給人安全感，栓上了門，裡邊的是是非非也被封鎖了。栓上了門，能防止盜賊進入，避免損失錢財。但是，走進百貨公司，如果被「門面裝修，全面大減價」所吸引，一路進去，損不損失錢財，就看你的定力了。

有次愛寫作的朋友們在集會時，不知誰說：一篇用三千字去形容一個「門」的小說，會不會有人耐心看？大家也感覺到懷疑，但是如果用三千字去形容一個女人把衣裳如何的徐徐褪下，肯定有人追看看。這是一般男人的心理吧。





傷

每個人都曾受過傷，心靈上的或肉體上的。

其中以心靈上的創傷最叫人難以忘懷。

可以致人於傷的凶器甚多，最常見而又最容易運用的傷人利器，則是人人五官中的一張嘴。

有人以咒罵方式傷人。

有人以諷嘲傷人。

有人以挖掘對方的底牌，把對方的尊嚴扯下地，一傷到底。

女人常以一把嘴作為傷人的利器。

致人以傷要看對象，而女人常常忽略這一要命的利害關係。所以女人常把有尊嚴有丈夫氣概的男人惹怒，在逞一時之快後，把性命讓盛怒而失去理智的男人擄去的大有人在。

而男人傷害女人以「情」。女人的心是不設防的堡壘，脆弱、易攻、再加上死心眼，因此一旦被男人「傷」了心，輕者只有讓時光帶走恨意，再不就只有站在神經病院內一天到晚逢人就追問男人的下落；更



嚴重的是就此把性命拋棄。說女人優也好，說女人痴也好，女人就有一顆易受「傷」的心。

男人也有傷心事，但男人善以掩飾。男人有以天塌下來當被蓋的豪氣。除非男人傷在皮肉之痛，否則男人的傷很少能被人窺探到。而男人更能自我開導和安慰，所以從旁言左道裡聽來的故事中，能受傷的心多不是屬於男人的。傷，是每個人人生存在世上所無法避免的歷程之一。

但「傷」在男人和女人的心眼裡，則有天與地的分別。





放

古人說：人逢喜事精神爽。

碰到心花怒放的事，總喜歡找三兩個知己歡聚，痛飲一場。幾杯黃湯下肚，情緒放鬆，天南地北，天花亂墜，無的放矢，都任由你去吹。事實也好，在這歡樂時刻，誰要去追究呢？

在這歡樂的時刻，吃了一通又一通的菜，美味無窮。

人生最快樂的事，莫過於吃得下，放得出。

不是麼，有時候蹲在廁所裡，急得眼淚都要出牆了，肚子一陣一陣的脹痛，還是放不出，多麼慘呢。幾天來積集在肚裡的東西，已足於肚脹腸肥，糞物還不被放出來。即使面對山珍海味，放不出，又焉能吃得下？

就像一些人，整天拼命去賺錢，賺了錢，却不捨得花。一天到晚，勞勞累累，只負責收入錢，不願意把錢放出一些換來快樂或輕鬆；做人這樣，有什麼樂趣？



近來報章上時常報導電視明星王小鳳的新聞，因為她思想新潮、肯拍裸照，所以被人按上「豪放女」的綽號。記者問她何以如此，她說這樣一來可以認識更多的男朋友。認識男朋友，須要這種「豪放」的態度嗎？真是天曉得！

通常一對戀人分手的原因是由於對方的條件比自己優厚時，男人總對移情的女人諸多痛責。他們認為不管愛情的天秤多準確，只要把汽車，洋房，金錢放上去，她那一邊絕對向上翹，甚至翻出天秤外。

這種情形落在把情字捏在手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是他人生的座右銘。大丈夫何患無妻？如果對方把汽車，洋房，金錢放上去，就能動搖她愛你的心，那麼，她的離去，實在是救你一條生路呵！

其實，有那一個少女不希望嫁個生活安定，不愁衣食的夫君？為人父母者，看到女兒的婚姻幸福，莫不放下心頭大石，老懷堪慰矣。



年

古時候，傳說年是一隻猛獸，所以年到，造成本來的恐懼與驚慌。

到了今日，猛獸的年成了一種過去的傳說。然而，年的到來，却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年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終於就輪到它出現。任何日子的逝去，是看那一天對你個人擁有的意義，而年的到來，却是屬於大家共有的一個日子。

年是增加婦女眼尾紋的明證，年也是婦女頭上服貼的華髮。看着孩子們一天天的健康長大，所以年也是婦女們犧牲一切自由後累積下來的成癡表。當然，年更是婦女們肩上的負擔，打打掃掃，洗洗刷刷，然後再烘製一些糕餅，說是精心傑作，其實是每家大同小異的貨色。

年是男人自我策勵的象徵，年也是男人成功與否的推動力，年更是大家企盼升職加薪揚曉的時分，緊張又刺激。

有人天天都在過年，因為袋裡有錢，有人生活困苦，年年難過年年過。



有人爲了年的降臨，特地立下一個新的計劃，說什麼一年之計在於春，翻開新的一頁，以期大展拳腳。事實如何，且待來年分曉。

而年，不是悄無聲息的來。

年來臨前，有幾個步驟：

百貨公司門口的大紅條飄揚着「大減價」。大街小巷，人潮熙熙，吃的穿的，有人大包小包還不心足；有人爲了一雙鞋子在跟鞋販討價還價，小攤上的錄音帶，一遍又一遍的播送着年的氣氛，十分熱鬧。

年要來的時候，北風先來報訊，老祖母的骨頭開始酸痛，癢着風濕病發作。

年，是孩子們心中企盼的財神爺。年的到來，使孩子們有如發了一筆小財，所以開口就說：「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有篇小說描寫及：某人爲了要減少派發紅包的開支，就在門前張貼告示：「全家出遊，恭賀新禧！」

年給你的感覺，不管是喜是真或是樂，或是無可奈何，它終究是帶着穩重的步伐翻到眼前來了。

年來了，就此恭祝大家：

新年快樂。





男人

總覺得男人在十五歲之前是受盡呵護的。

當他呱呱墜地，被獲知是個男嬰時，就會給父母帶來無比的歡欣。雖然今日社會已進展到男女平等，然而，當你在一家生了兩胎女孩而企盼的第三胎果真獲得個麟兒時，你就會在男嬰父母的臉上看到那一種滿足和喜悅。

所以，男人不但能給生他的父母帶來歡愉和驕傲，在祖父母面前，也能連帶的讓母親「母憑子貴」。從呱呱墜地開始，男人就處處顯露了與女人不同的際遇。他在姐妹群中的特出，從有機緣投進祖父母的懷抱，就已享受到不斷沖激的溫暖，重重的寵愛。

男人在十五六歲之後，就會逐漸明瞭他本身將來的重責，到逐漸年長，走進社會，閱歷漸深，才發覺，小時候得到的寵愛，原來在他成長之後要加倍償還在他人的身上。一家的重責，全一肩挑起，男人至此才明白，原來他還有養妻活兒的本領。尤其男人給人



的印象，他是一個英雄，是家的棟樑，他強健魁梧的體格能給女人帶來安全的感覺。

然而，隨着社會的發展，今日的男人，不但給人感到脂粉味濃，還給人男女不分的混淆感覺。

當然不是滿街都是。但是，走在大街上，常常可以看見戴手鍊，戴項鍊的男人，腳着高跟鞋，走起路來婀娜多姿，往上一看，還把頭髮燙曲呢。

不錯，法律是沒有規定男人如此打扮愛美，然而，這種行徑，使多少女人失望啊。因為女人向來迷戀帶有男性魅力的男人，一個大男人，却趨向女性的裝扮，到底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快樂或榮譽，希望此型男人能給個答案；一解迷惑。





女人

李憶蒼在她的小說集裡寫了一篇有關「女人」的故事。

女主角劉正美自從與丈夫離婚後，她得到一幢大洋房，非常大的一筆錢。她的朋友張昭平担心她遭受離婚的打擊後會變得消沉，頹廢和寂寞，企圖拉她出來社會參與工作，過有意義有寄托的生活。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劉玉美「空懷着一肚子的學問，而不去做點事，實在可惜」。

事實上，外人是很難理解到當事人的處境和心理動態的，因為各人際遇不同。所以劉正美認為她不愁吃，不愁穿，悠閒時可以在家聽聽音樂，抽抽煙，看看愛情小說，離婚後的日子，並沒有什麼不快樂。所以李憶蒼在「女人」中說：「離婚不錯是一齣悲劇，但做一個怨婦更是一個女人的悲哀，我是與其演一齣悲劇也不做一個悲哀的怨婦。」

好一句叫人激賞的豪語！在今天，女人的地位不停的演變，這種豁達的思想是需要的。尤其是長久以



來男人處處都要壓制女人，一方面又要看不起女人的懦弱，怕事，依賴的個性，但當他發現女人揮起雙拳也這麼孔武有力時，却又又要嘲笑那不過是綉腿花拳。但是女人千萬不要因此而氣餒，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勇於擺脫悲憤或目怨目憤，並無任何激蕩作用的心態，終會叫人對她另眼相看的。

外面的世界何等遼闊，總有讓女人立足之地。不管失敗的只是婚姻，或是事業，只要不是生命，女人就有機會爭取她心中所需，所愛，所合意的事物。只要把擺敵人的目標，堅強和勇氣，走在陽光下的女人，時時刻刻，依然容光煥發啊！





玻璃

當初遷入新居時，由於中午時陽光特別炙熱，而且從窗口照射進大廳，相當刺眼。經過朋友的建議，終於把窗上的白色玻璃拆下，換上那種比白色玻璃的價格要貴上三倍的黑玻璃。據說裝上黑色玻璃可以減低陽光的熱度，屋內較為涼爽。

裝上黑玻璃的效果的確正如朋友所說的清涼爽快。白天，透過黑玻璃，可以把外頭經過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外面的人伸頭張望，却看不清屋裡的乾坤。心裡正感竊喜可以躲在屋內，偷窺路人匆忙而過的神色，誰知一到夜晚，燈光一亮，情形就不妙了。那時如不把窗簾拉上，在燈光的照應下，從外面經過的路人，透過黑色玻璃，可以把屋內的擺設或走動的人影看得一清二楚。而屋裡的人，站在玻璃窗內，却看不明外邊的景色，成了個敵暗我明的局勢，這是裝上黑玻璃的利與弊。

小時候出外玩耍，被媽媽看到赤腳就要換屨，因為担心腳會被地上的碎玻璃刺入腳板。長大後發現玻璃的應用，在每個家庭都佔了很自然的擺設措施，就



像百葉窗、大片玻璃窗。商家們更用玻璃來裝飾他的大門面，增加店面的美觀。然而，玻璃雖然能讓外面的人看清店內美麗誘人的商品，却也常因人們的忽略，一時不經意於它的存在，它就隨時攫取人的生命。

記得新加坡有個十四歲的中學生到同學家去游泳。當他穿上泳褲要到游泳池去，從廳裡飛奔而出，竟然看不見前面一道茶色的玻璃牆結果穿牆而過，身受重傷而死。幾年前振城一名孩童和同伴搶着兜售報紙時也這樣穿牆而過，以致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事後游牧和菊凡曾分別將它寫成小說呢。

想到玻璃在展示它的美麗功用之際，也會如此殘酷的奪取人的生命，叫人感到不寒而慄！





永恒

第一次看到這醉人的字眼，是在蓓琳寫給表哥的情書裡，那年她才十九歲，是表哥到台灣唸書後鍾情的女孩。表哥學成歸來後，她常常來信，信末就這麼寫著：蓓琳，愛你到永恒。那年我才十七歲，還在織夢的年齡，對愛情十分嚮往，也深信愛情會保持永恒。後來表哥結了婚，因為新娘不是蓓琳，我開始對永恒這兩字感到質疑。

今日提起永恒，我心淡然，經過時間的磨練，思想已趨向成熟，永恒是什麼？如果永恒指的是愛情，這是無可保證的，否則多少男女在婚前卿卿我我，如膠似漆，何以婚後却如怨如恨，甚至對簿公堂，申請離婚呢。

有人說，父母對兒女的愛是永恒的，所以父母為了兒女的將來而晝夜擔憂。時至今日，有人對社會演變的形勢看化了心，所以掛在口頭上的是，想吃什麼，便吃什麼，不要虐待自己，把辛苦存來的都給了兒女，結果換來離心的痛楚。事實真否如此，得看個人家庭教育及造化而定。但無可否認，兒女對父母，或父母對兒女的愛，已由心坎上的永恒下降為人人養我，我養人人的無可奈何的地步了。



抽煙

有人說：飯後一根煙；快樂似神仙。

我沒有抽煙的經驗，不曉得一煙在手的陶醉和滿足。我只知道抽煙的人往往只顧滿足自己的煙癮，忽略旁人的感受。抽煙人一口口吐着煙圈，在升騰的煙霧中，去捉摸許多揮不去的往事。坐在他身旁的人，却在他的沉緬中忍受難嗅的煙味，不小心吸入，咳嗽不已，叫人惱也不是，怨也不是。

愛寫稿的朋友最喜歡抽煙，說從繚繞的煙霧中，可以捉摸許多靈感。寫得倦時，只要一煙在手，頓時精神百倍，寫到三更半夜，靠的正是一根香煙的提神。

其實，有許多人原本不抽煙的，尤其他們還討厭煙的味道。但當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以後，煙却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一個溝通感情的角色。一根煙常常能



使雙方談話開始，也常常能使滯澀的談話流暢。做生意的人尤其懂得敬遞香煙的要訣，一煙遞上去，打火機一按，幫對方點燃，香煙一着火，那筆生意開了頭，也許靠一枝煙，就此大功告成。

有關香煙的故事給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在吉隆坡參加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上，陳征雁先生提及他在邵氏公司做事時，有一次和同事猛抽香煙，一根接着一根。有人看不過眼，向老板告密。誰知老板聽說他們兩人的煙霧對桌噴過來又噴去，十分高興。原來老板認為他們口上猛抽着煙，腦袋一定在思索着如何發展公司的業務，表面上看他們在抽煙享受，實際上他們正是在埋頭工作，大動腦筋呢。



迷湯

迷湯是所有烹飪材料裡本錢最輕的一道菜。

男男女女，老的少的，似乎都有愛喝迷湯的習慣。濃的淡的，各隨興趣。但迷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喝到，尤其是碰到對方是個舌於口舌的人時，儘管你工作的效率如何的好，你只能口渴地繼續賣命，除非你另覓明主。如果你認為工作盡力的結果必須享受一頓可口的迷湯，才能精神百倍的話。

灌入迷湯要看對象，而且要百發百中，才能成功的把迷湯灌入，達到預料的效果。

但是要喝迷湯，必須懂得辨別湯中的味道。因為有人在無聊時也會找人灌迷湯，那種不實際或過分的讚美，酸中帶刺；你若不自覺，喝下後還以為十分受用，當心灌湯人的冷笑。醒覺時的悔不當初，得不償失，還得讓人留下話柄。就像有些女人一樣，明明是兒女長大後，皺紋和皮膚胡現，已顯示步向老年的象徵，却依然在「你猜猜」的聲調中企盼得到對方的讚美和年輕的迷湯。當然，你千萬別會錯意，以為自己果真十分了得，憑着一對眼光就能猜中人家的貴賤幾許，須知真話往往造成不快的後果。而迷湯是要向對



方的耳中灌的，當着大眾，自我灌下迷湯，那也是讓人留下笑柄的。

要灌女人迷湯的材料十分簡單，一句青春長在，永不衰老就能博得她的歡心。尤其是把她的女兒當成她的妹妹，表示她的年輕美麗，這道迷湯，她必然十分受用，再也不憂心其實是把女兒那一朵剛發蕾的花比老了。

有次替海倫裁件衣裳，看我在地上鋪下她的布料，紙樣一擺，殺殺殺的就剪了起來，連枚大頭針或壓紙石塊都沒有，害她擔心整塊布料的報廢。結果縫好衣裳後穿在她身上竟顯出婀娜多姿，海倫喜上眉梢後灌了我一大碗迷湯，喝得我暈陀陀地滿心喜悅不息。

先生說，妳別過於高興，這種迷湯喝多了，你就要成為替她車衣的奴隸了。

迷湯灌得好，效率宏大。有人視灌迷湯的人為蛇蝎，怕他三言兩語就把責任推卸過來，欲辭不得；有人為了愛喝迷湯，一生勞碌，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

但是，有誰不愛喝迷湯呢？要喝迷湯，必須付出代價，你有聽過一個人無端端地請你喝醃醉人的迷湯麼？



花心

男人對花心男人的成績總帶著羨慕的眼光，企盼常常換蛋的艷遇也能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花心是男人的專用名詞，但是花心不是每個男人都擁有的一種「榮譽」；花心的男人首先必須擁有英俊瀟灑的外表，其次是健談的口才，才能輔助他花心方面的成功。

無可否認的是，一個男人，如果讓女人對他的第一眼沒有好感沒有印象時，感情就難以發展，想要花心都無用武之地，一掌拍不響，花心何來？

花心的男人在對每一個引他興趣的女人採取追逐行動時，女人必須為之所動，為之展開笑靨，然後上鉤。不論肥瘦燕瘦，花心男人在碰見親朋戚友時，今天帶阿珠，明天帶阿玉，帶不同的女人能引來同性的羨慕，讓人驚嘆，讓人崇拜，讓人讚賞。所以花心如果成功，也能給男人帶來一種自我陶醉的滿足和自認的榮譽。

女人在戀愛的時候，往往陶醉在對方的甜言蜜語中，再也不聽忠言，不靜眼看清身邊人。遇着花心男





人，還自以為是自己的美艷，擊退所有的情敵，滿心喜悅。

女人最大的悲哀，是嫁個花心的丈夫。說是悲哀，就是女人一旦婚後，就死心塌地的守住家和一個他，連交錯而過的美俊男人都不願斜視一眼，却為自我封閉的生活形式美言為對愛情專一。而花心的丈夫却常常在外快樂的追逐新鮮年輕美麗翩翩飛舞的彩蝶，不到精疲力盡，不到褲袋空了，不到三更半夜，不懂得換黑回家。

面對花心的丈夫，消極的女人只能無奈的安慰自己說：「算了，回到家來是自己的老公，出到門外，管他去愛誰，閉一隻眼，天下太平！」

花心的男人和消極的女人碰在一起，你說，這是誰的幸運，又是誰的悲哀？



報復

不知道我們華人的心胸為何如此狹窄，尤其是在小市鎮，在經營同一種生意的圈子裡，那種妬忌的心理更為顯著。

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容忍對方顧客如雲，自己冷冷清的場面，却又要在同一地點擺賣同一種貨品。為了分清界限，你吃他賣的雲吞麵，就不可坐在我賣福麵麵的椅子上，顧客分不清楚，一屁股坐下去，遭受一頓臭罵，是他自己倒楣。為了爭奪顧客，兩個同行大打出手的情形也是時有聽聞的事。

但人人都有希望，雖然失去了這個顧客，期待下一個顧客會踏進門來。把好的貨色，種種的好處，都儘量介紹給你，只望你點頭，這趟生意就做成了。

但是，棺材店就不同了，失去了一趟生意，不知要等待多久才有機會，所以做起事來，也都不按邏輯。我居住的小鎮，開了六間棺材店舖。



我父親突然一句沒交待的去世，依照習俗，要儘快替死人穿上七層壽衣。誰知和父親要好的A棺木店主恰好出外未回，時間上不能耽誤，有人建議，不如請B棺木店老板來替父親穿上壽衣，然後給他一個紅包，以表謝意。

B老板來了，極力游說將哥向他購買棺木，由於父親生前已有交待，哥哥婉轉的拒絕他。

B老板神情不快的替父親做愛穿上七層壽衣的工作後，拿了紅包走了。A棺木店老板回來，聽聞父親去世，急忙趕來瞻仰父親遺容，發現父親穿著的壽衣有問題。原來B老板悞我們不向他購買棺木，把七層壽衣不依層次的給父親穿了，憑他的經驗，顯然是故意做成的錯誤。這種因做生意不成而採取的妬忌行動，連死人也成為報復的對象。華人在商場上的狹窄心理，有此一畫。



蛇形人

見過蛇的人，都會為蛇身上滑溜似的身軀而覺得恐怖。蛇不止令你見了感到毛孔豎立，碰到毒蛇，它還能威脅人的生命。而蛇，通常都是躲在山地裡，雜草間，垃圾堆，牆洞，或可以找到豐富食物，隱藏條件良好的場所。如果我們避免到這些地方去，就可以減低了許多危險性。

尤其是傳說中的雙頭蛇，能把毒液從毒牙中噴射出來，遠的可達數尺。事實上，所謂的雙頭蛇，就和雙頭的豬、羊、牛等一樣，只不過是怪胎而已。但是，在我們的四周圍，却處處隱藏着人變的蛇。

人變蛇，奇怪不？其實不止蛇，還是雙頭蛇呢。

這些蛇，在表面上與你交情融洽。尤其是在共事同一個機構裡，這種蛇在四處亂竄。當你面臨難題時，你苦於無處請教，無處可供傾訴時，這些蛇就會靠攏着你，處處表現出與你同處一陣錢，有難同當。在他的窮兄道弟下，他猛拍胸脯，一幅肝膽相照，令你感激涕零，把對公司的不滿、牢騷、埋怨一一對他說





洩。他的洗耳恭聽，他善意的勸慰，令你老懷堪慰，喜逢知音人。

那條蛇一竄一滑，你的不滿你的牢騷你粗魯的咒語，都灌進上司的耳裡啦。蛇舌裡還在建議：「這種人，不如把他撵走吧！」

雙頭蛇在上司面前所噴射出來的毒液，雖然不致於把你毒死，但已足以令你半身不遂，癱瘓在床了。

你氣憤嗎？

你悲傷嗎？

你後悔嗎？

一切都已於事無補，怪只怪你涉世未深，不識人間險惡。只能事後把一次的教訓，當成永遠的警惕：好好識人。



失以外

「一千失成千古恨」，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一句名言。

先生說：失足，並不可恥可笑。他認為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太過言重。可是，咱們老祖先的話可是經驗之談，而且是有根有據，我們怎可輕視這句名言。

有人說，現在已流行男女同居，不結婚啦，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這是新潮社會，不重視那一片膜了啦。

我家鄉的小蓮妮，村姑娘早熟，整日愛幻想，爬上樓時也會轉身向人擺手說再見，她說她就踏上飛機，到海外旅行去啦。一抬頭，向上望去，她在梯的上端，可惜那是木製梯板，上面只能找到安息的床，並不能帶她雲遊四海。

幾年後她結了婚，聽說婚後和丈夫感情不睦，終於離婚。有人說是由於她婚前失足，給男人佔了便宜，被她食古不化的老公發覺秘密，終於砸破了被人期望的好婚姻。報上為大眾救難的社會版老編也常常苦





口婆心的勸告女人不要把那種失足掛在嘴上，由此可見失足能為人帶來不幸和災難。

有關當局也由於裝置電話線或修路，四處挖掘窟窿，完工後不把路面填平；未完工的又挖呀挖，晚上裝置指示危險燈光又不夠亮，有些甚至省下這些功夫，造成路人和電單車騎士一時不測，失足掉下，輕者受傷，重者送命！這種失足，成了千古恨的事件已發生多宗，報上仍時有報導，當局如此罔視公眾人士的生命安全，可惡又可恨！

最叫人感到痛心的，莫過於一些兒童，一旦脫離了父母監視的警網，不幸失足於蠟湖裡、河流中、建築場地的黃泥裡，白白喪失生命，給父母留下萬般愁哀。



分床怨

從小我就對一碗飯要兩個人共分食的關係感到懼怕。

想想，明明是夫妻關係，竟要和另一個女人分個一三五或者二四六來共渡往後的日子，即使那碗飯是上等的米粒，如何的香噴噴，也會因為在分均的那一剎前死盯著對方的碗裡而食慾消退。在愛的世界裡，不但要獨佔，還要對方施予濃濃的愛。多一個女人分享，就要時時提防對方的偏心，自己不但受了委屈，還要忍氣吞聲，以求家的寧靜；萬一獲得他讚許，又可分奪那一份希望是溫馨的愛情，女人的心思，對「分」這個字眼是何等的提心吊膽。

由於環境的影響，我從十八九歲開始結交男朋友時，就一再警惕自己不要與已婚男人來往。儘管對方的風度如何敦厚瀟灑，每次看到母親和嫡母之間的勾心鬥角，與人共分一碗飯的痛苦一直感染着我純真的心靈。





雖然她與我同為女人，但與我卻有著不同的生命。

她與我同為女人，但與我卻有著不同的生命。

尤其是每次在報上社會服務版讀到所謂狐狸精的求教信，移為她們的徬徨感到悲傷。這些少女在大都市裡工作原為追求美麗的將來，却沉迷在已婚男人溫柔多情體貼的深情裡而不能自拔。等到一切都獻上後才知道真相，就徘徊在與她人共分一碗飯或決定分手的道路上。做個狐狸精吧，只能自我安慰，擁有一股可以把一個男人從他太太的身邊搶過來的魅力。分手吧，啊，分手時的不甘心，分手時的苦痛，分手時有如刀割肝腸的熬煎，苦呀苦……。

然而，任何的聚合或離分，都還有一份憧憬一份希望。惟有面對即將臨終的親屬，喘著最後那口將斷的氣息，千叮萬囑，啊，在那種情景，面對那種永別的分離，才真叫人斷腸啊！



風流鬼

人死變鬼，這是你我皆知的事。

傳說中，鬼有青眼獠牙，兇殘醜陋，所以人的下意識裡，往往害怕遇見鬼。敬鬼而遠之，這是我們華人的座右銘。

鬼既是陰間的「東西」，照理與我們陽間人的生活習慣毫無瓜葛。但我們人的一張嘴巴却真得要命，無論罵人的，讚人的，嚇得人心軟的如死鬼、賭鬼、貪吃鬼……句句都要把鬼扯下水。

人們不但喜歡與鬼扯上關係，甚至連心也要加入一份；疑心生暗鬼。這個連醫術高明的醫生也束手無策的病症，在人生的旅途上，不但能夠使人損失錢財，也能使朋友不堪其擾而與他斷絕交情。當然，也有特殊的情形，像在疑心生暗鬼，鬼使神差之下，破了對方的鬼計，這是人的才智問題，鬼不敵人也。





東窗風

其實，真正的鬼到底如何兇殘，或者善良，見過的人到底有無將事實加以渲染，不得而知。然而，人間或血鬼的貪婪，却是與他惹上關係的人所苦不堪言的；錢的數目再加上高利貸，還也還不清。

最難以叫人忍受的，是報章上的大標題。

每當讀到男人召妓共枕後暴斃的新聞報導時，編者都喜歡標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幾個大字。風流是迷人的字眼，然而這樣的死法，值得讚揚嗎？死者的遺孀，兒女讀了這樣的標題，尷尬和憤恨，可想而知。

試問天下男人：今夜春宵一度，明日即成鬼，所有富貴榮華、親屬兒女，從此陰陽兩隔，你可願意？



兩相纏

工作繁忙之際，最怕碰到鄰居上門來。

不為別的，只為她家的瑣事向你傾訴一番。這一談，話題就如老太婆的纏腳布，一層又一層的把你給纏繞住了。碰上這種情形，是煩惱之一。

病魔也常纏繞着人的身軀，使人愁眉苦臉，一場驟雨，全身酸痛，這種纏繞的病症，是煩惱之二。有人懷着堅強的意志，戰勝病魔，復我安康，有人不堪痛楚常年纏繞，從高樓向下一躍，希望就此了却殘生。

在辦公室裡，最常聽到同事將「糾纏」兩字掛在嘴邊。

說實在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原是正常的現象，尤其是長得比較精緻的女孩，受到男孩子的糾纏，是用不着大驚小怪的。

最怕的是碰到同事突然一下子戴了訂婚戒子來上班，她那洋洋得意的樣子，真叫人羨慕。只是她們往往不知是興奮過度，還是年輕不懂事，在接受了別人





兩世姻緣

的恭喜後，還偏愛在自己高興的時候去打擊仍未受人垂青的同事。

「××，什麼時候輪到你啦？」

「××，別太挑剔啦。」

「要不是受不了他的糾纏，我才不這麼快答應他訂婚呢。妳的他怎樣？」

在電影裡，常常可以看到一對男女躺在床上的鏡頭。

女的躺在男的臂彎裡，男的一手環著女的胸脯，卿卿我我，那種纏綿，最教人羨慕。

而夫妻的感情，若能如寄生藤緊緊纏繞著樹幹，共享肥料，共飲雨露。朝朝暮暮，生生死死兩相相伴，是多麼美好的婚姻生活。



死人臉色

小時候兄弟們都很頑劣，常因此被母親鞭打。

母親生氣時最喜歡罵人「死人臉」。因為母親的責打，只能湊一時之效，過後兄弟們都如過眼雲烟、頑劣依舊。就像死人一樣，對身邊或遠近的事，都不再有任何反應。

父親却每當聽見母親口中吐出一句「死人臉」而感到氣憤，又由於店裡生意忙，無暇入內一探究竟。有次他把散錢找給顧客後轉頭對我發出怨言，他說：「你阿媽的口氣很毒辣，這麼多話不屬，偏罵自己的孩子是「死人臉」，你知道死人的臉是如何的難看？」

我從沒有看過死人，不知死人的臉色如何。當年又礙於父親的威嚴，不敢問個明白。



色變人及

直到我接到家里傳來父親逝世的電話，趕二十分鐘的路程後見到父親的臉，發現他遺容安詳，並無任何恐怖的感覺；若不說他已逝世，還以為他仍在甜睡中。

那夜去戲院看鄭文雅演的「三十處男」，看她替一具具的死人化粧，覺得十分好笑。等鏡頭轉到她在一場婚禮中受邀替伴娘化粧，化好妝的伴娘一出場，那張灰白慘白的臉容，使我轟然間想起年少時由母親口中罵出的「死人臉」。難怪當時父親要為此而忿怒，原來死人臉色，是這般嚇人難看的。



點點情趣

近年案文壇上流行寫框框文章，說是生活日趨匆忙，人們無暇閱讀長篇小說；許多作者轉而寫短小精悍的雜文去，在框框版裡各顯才華。

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學人擺個擺位，把作品擺賣。細想之下，不知是喜是憂。

雖然寫專欄似乎已是大馬作者熱烈趨走的路，但有些文友還是不願去嘗試，他們認為寫專欄玩玩倒可，久而久之，會變得玩物喪志，再也創作不出文學作品來。

這雖然是事實，但對我來說，寫這個專欄是每兩星期交一篇。如果不是這種彷彿強迫性的交稿，以我日益懶散的性格，確不願呆坐桌前，去苦思小說情節，細心經營小說中對話和氣氛，然後完成一篇小說。這種情形下，幾個月來都交不出一篇作品那是肯定的。

年紀越來越大，真的失去了往日的熱誠和寫作的



興趣。但想到每個月一筆固定的稿費，對家庭主婦的我來說，倒像是一筆定期分發的薪水，整個人就活躍了起來。

因為畢竟，寫專欄不像寫小說。小說寫好了，不知編者用不用，不知等多久才見刊出，心焦如焚。寫專欄有固定的刊出日期，交稿慢，還有老編催，其樂融融。

而人的一生，就有許多這些不同的階段，每一個經驗、過程，都是生活中的一點一滴。

在那些瑣碎、單調、點點滴滴的事件裡，往往孕育著一種平凡而雋永的情趣，或快樂或沉重，也就都在那裡。



酒與女人

少女時期最喜歡聽黃清元唱的歌。尤其是那首有關酒的歌。開頭總是這樣的：

「人說酒能解人愁，為什麼飲盡美酒還是不解愁……」

那時期不曾嘗過酒味，更不曉得為什麼有人要藉酒消愁，而酒入愁腸，為何仍是苦傷悲？只記得小時候看電影，當銀幕上的男人勸服女人把酒飲下後露出一副淫邪的笑容時，母親就會衝口低罵女人的貪嘴。接著銀幕上狂風暴雨，一陣响雷，就吹落一朵紅花。

女孩子千萬不要學人飲酒。

飲酒會誤事。

長大出來社會工作後，每逢公司有慶功宴或參加朋友的結婚宴會，臨出門時，母親就會這般吩咐。

酒對女人是敏感的飲品，以前頭腦守舊的人都把喝酒的女人看做壞女人。酒後導致女人的失身，會為終身帶來痛苦更是每個做母親所給女兒千萬般的叮嚀。



鄉土的中國

象徵什麼，一時之間，個個新加坡團員轉過頭來轉過頭去互問，希望其中一個能找出答案。

我心理一凜，只好暗自祈禱，千萬別問我，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國取大紅花為國花，它又是象徵什麼？

回來後急忙就此問題向朋友請教，都不得要領，日漸的忙碌中也就淡忘了這件事。

最近翻閱孩子的四上公民舊書裡，無意中却找到了這個答案。

原來有五個大花瓣的大紅花，除了很多人用它做蘭苞之外，它的花汁可以做染料和醫藥用，是馬來西亞聯邦崇高德性的象徵。

有人不曉得我有多少景色怡人好玩的名勝地，有人却過門不入，情願花錢到國外旅遊去。但是，連自己國家的國花象徵都不懂，還要去了解別國的風土人情，能夠的是給人問倒了。



變

家庭主婦在開口閉口時常會說：「再過幾年等我的孩子長大之後，我就要怎樣怎樣……」

有人認為女人這種想法未免夢想多過實現。因為等到孩子長大，女人的年紀已一大把，還有什麼精力和什麼壯志凌雲呢？

雖然大部份的女人已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享受，再也不肯像過去的女人，為了家庭而犧牲自己。但也有很多女人的確仍讓舊禮教和舊式的環境束縛了她的思想和行動。如果他日孩子長大後她要尋求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或做她理想中的事，是女人該思考和尋求的日後生活安排。

實事上，有很多平時讓人看來懦弱、無可作為的女人，一旦脫離了家庭的框子，她在事業上的成就，往往有使人另眼相看的成績。尤其是婚姻失敗的女人變女強人，更是個顯著的例子。也許，這是八十年代的規律。



爆

我家附近有個石廠，專出售鋪路的碎石子。每逢中午十二點，工友回去休息用餐時，工廠就選擇在這個時候引爆山石，轟隆之聲，響遍了半哩外的住宅區。

初遷來此地，驟聞此聲，不知是槍聲或是地震，家裏那片大玻璃門，被震得像一個人在發抖。驚震之間，在地上目得其樂玩著的孩子，都驚惶的奔向我懷中，尋求母親的庇護。

這時候總希望我是片巨大堅韌的網，能及時把孩子罩在網內，不受外來的侵犯和傷害。

隨著時間過去，孩子逐漸到了學齡，胆子也大了。每逢中午時分，石山依然引爆，但在孩子的心中，這些轟隆聲響，已起不了任何驚嚇的作用。偶然我會担心，有一天當孩子聽見了槍聲時，會不會誤以為是遠處石山在引爆，而不懂得保護自己，找個地方逃避。



救誰

常常聽到一個叫女人難以作答的問題：「當母親和丈夫同跌入海中而只能救一個人時，妳選擇救誰？」

當母親和丈夫同跌入海中，為什麼只能救一個？以一個母親和丈夫的問題，是令女人不難作出選擇的，如果問題出在丈夫和兒女，又如何？

舉一個最簡單又隨時可發生的例子。先生帶太太及孩子乘車出門去，不幸在路上發生了車禍，車子翻覆或車毀人傷，身為太太的掙扎爬出車子，你猜，她第一個閃上心頭的是救丈夫，還是孩子？

母親只有一個。現在呢，救丈夫，孩子死，救孩子，丈夫死。而丈夫死了，可以再嫁，孩子死了，可以再生，但是，面臨這危急時刻，妳作何選擇？

救誰捨誰，都是一個終身的遺憾啊！





子女

初婚的時候，我希望自己將來擁有四個孩子，因為兩男兩女是個美麗的數目，將來他們商量事情就有個伴。

可是，由於體質的關係，使我懷孕時嚐盡了苦頭，結果有了一子兩女時只好決定脫離泡奶換尿布的生涯。時間匆匆過去，老么已經四歲，我的工作輕鬆了很多。每次看到兒女健康的長大，快樂的嬉戲，我感到非常快樂。

家婆認為我只得一個兒子未免太少，她老人家說最少要兩個，母親心痛我懷孕的辛苦，總說：「好仔不用多。」

家婆是個舊思想的女人，她認為女兒最終是別人的，將來我們老了只有投靠兒子。「只有一個兒子，將來如果娶到悍妻，妳就知慘。」我了解她的苦心，却常愛捉狹的回答她：「大不了住進安老院，怕什麼。」

其實，要說生兒育女，都是順其自然，要兒子就能把兒子生出來的麼？上天如果這樣公平，就不會有女人連生七個女兒的偏心事。



風流

男人召妓，不管是為尋求額外的刺激，還是受不了朋友的慫恿或譏笑，如果獲得太太諒解的，是男人的幸運。如果太太為此鬧得天翻地覆時，男人不要自嘆倒霉。

想一想，他的女人假如也學上他這招，他又有什麼感想呢？只是男人很幸運，因為女人體內多是從一而終的細胞，即使賦於天大膽量讓她一試，也擔心東窗事發時的悲劇。女人常把這種事的結局幻想成慘劇，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

男人却常在行動上越軌，之後還要自誇「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當然，他這句話的意思是寧為別個女人而死，絕不是為他的女人。所以當護送某某人在召妓時興奮過頭而暴斃時，我總要為他的女人而難過。不是麼，男人這種死法，除了留給報章大事渲染的機會，左鄰右舍的指指點點，悄聲講大聲的笑，帶給他女人的，是何等悲痛打擊和怨懟，這是躺在棺本裡的他所無法體會知曉的。難怪有的女人在談論這件事時咬牙切齒的說：如果我的老公是這種死法，我才不去認屍呢！





恩愛

洪家夫婦十分恩愛，結婚二十多年來兩人始終出入相隨，感情如膠似漆。母親常常對洪太太說：來世你們再作對夫妻吧，難得如此，相親相愛。

出國旅遊，他們的合照，不是攬肩，就是手牽手的。相處這麼多年後仍保持着這般熱情，實在叫人羨慕。

鄰居在背後常笑他們不害臊，兒女都可各自婚嫁了，兩人還如初戀般相依相偎。人們的錯覺，以為成了老夫老妻後，一切都得冷淡下來。尤其是看多了合合離離的婚姻，更叫人對他們的幸福不免感到妒忌。

我相當欣賞戀愛時充滿熱情、老時恩愛的夫妻。結婚二十多年，什麼優點和缺點都暴露了，彼此深知了解之外，還能共同欣賞對方，保持彼此的吸引力，實在難得。女人得此婚姻，死而無憾。

許多婚後的夫婦，相處久了，磨擦多了，情淡，心也冷。有些甚至是無可奈何的生活在一起。洪家夫婦有此美滿機緣，也許這正如老一輩人所說：是前世修來的。



擇偶

到今天為止，我還是認為一個正常男子能養家活口愛妻兒就是好丈夫，至於文化修養，高些固佳，普通亦好。

但一般女人總認為，嫁個有文化修養的男人，可以証明她的眼光和提高身份。當然，女人要求對方是知識份子，一方面也是認為知識份子多數身居高職，薪金優厚，那也是幸福家庭的首要條件。

可是我發現，嫁個知識水準比自己高的丈夫，他優厚的收入，的確可以給女人帶來舒適的生活，但卻未必是快樂家庭的泉源。不要以為嫁個知識份子，除了懂得體貼入微，還可教導女人許多不諳的事務。却忽略男人日益懶惰的性格，使他不再認為替女人解答難題是件威風的事，凡要求他指導的他總以不屑的口氣去推搪，或叫她自己翻開報紙尋求答案去。

更糟的是，他可能還會把自認為比人高一籌的優越感帶回家裡來，連帶的看不起比他知識水準低的妻子，使家庭的和諧氣氛罩上一層陰影。

其實，我認為女人擇偶，但求男人職業正當，健康良好，人品佳，便是佳婿，遑勝那些滿腹經綸，自視過高的知識份子。





電話

未裝電話前，感到十分不便。偶爾要和媽媽聯絡，就得到鄰家去借。有時想和媽媽傾訴心事，又担心話題被人聽了去，咸加以渲染，所以一路來都吵着要先生在家裝個電話。

先生認為家裡沒有做生意，我又沒有多少個朋友，裝電話其實是一種擺設，徒然浪費每月的電話費。先生總以各種藉口來搪塞我要求裝電話的念頭。最主要的還是他以為裝了電話，女人話題就多了，整天抓住電話筒，吱吱喳喳的沒完沒了。

當然這是他的誇張之詞。家裡有了電話，碰上緊急事件，或孩子生病時，電話就有用處。尤其是股票行情上漲或萎靡，播個電話，馬上知曉當時的行情，不必等到第二天的報紙才知道消息。

這話說到他的心坎裡去，第二天看他填寫申請裝置電話的表格，我心中暗喜。

電話裝好後，不知道是他用得多，還是我用得多，電話單一來，看到那個數目字，在他還未向我發問之前，我靜悄悄，假裝到廚房洗碗。



算命

古時的人說：「要命人愛算命。」但現在的人不論命不是壞是好，都希望聽人一解迷津。

女人異口同聲問的那道迷津是：從我的掌紋裡顯示，我的丈夫會不會有第二個女人？

算命先生啞然一笑：妳們女人，就是怕老公娶小婆。

是的，女人怕，但男人就喜歡。有次哥哥算命回來，喜氣洋洋的對嫂子說：「算命的說我命裡有兩個老婆哩！」

我想，算命先生是個男人，知道男人都有喜新厭舊的劣根性。因此算命先生會否故意抓住男人普遍的心理，把個個男人都說成兩個老婆命，讓他去歡喜一場。

也實在難怪女人要擔心這件事。許多女人與丈夫共同挨過苦難，等到有日丈夫飛黃騰達，以為從此可出入頭地，苦盡甘來有美好日子過。誰知結果丈夫手裡挽着的，竟是另一個嬌豔的女人，使她的天地驟然間變了色，有生不如死的感覺。



愛心

兒子常怨我給他的愛不夠多。

我產下老三那年，兒子才八歲，由於勤過手前，暫時不能提重物。那時家裡還未購置洗衣機，孩子滿月後，我每天洗了衣服，就要兒子幫着把盛滿衣物的水桶提到樓下去讓我晾曬。兒子生來體格瘦小，十八級的樓梯，使他用盡吃奶之力，才半拖得動水桶。他雖然只唸二年級，但幫我做這些家事，毫無怨言。每當夜晚替他蓋上被單，看他熟睡姿態，總忍不住俯身親吻他。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開始變得懶惰及斤斤計較，叫不動老二做的事，他也不肯動手做；還要數落老二一番，以為他老大哥威風。我看在眼里，氣在心頭，日子久了，自然減少了對他的愛。

我常常想，父母對兒女的愛心是一樣的。如果父母對其他孩子偏愛，而忽略了其中這一個，肯定的，這孩子的失歡於父母，必然是有原因的。



練功

人到中年，腰痠成了風濕，每逢清晨或天氣轉陰，大風雨來臨之前，這些痛就乘機發作，使我嘗盡苦楚。聽說練習外丹功，可以減輕苦痛和增強健康，就報名參加。

一個鐘頭的練習，在我來說，轉眼即逝。但就在家裡的孩子却感到時間的腳步有如蝸牛在爬行，難以渡過。平時先生出外應酬或赴宴，都有我在家裡陪伴他們。這下子風水輪流轉，每次臨出門，孩子都催我練完後快快回家。一個鐘頭裡他們不知發生了多少次的爭執，或者打架，先生生性愛靜，不慣於照顧孩子，索性躲到書房去，樂得清閒。

還未踏入家門，孩子聽到車聲，就高呼媽媽回來了。老大笑嘻嘻如吊心頭大石，老二急著把爭吵的來龍去脈詳訴一番；老么撲進懷裡，委屈的哭著要媽媽主持公道。

我心裡湧上一股辛酸的感覺，一個家，如果失去了媽媽，會變成怎樣？





警覺

有個時期憑着興趣替朋友縫製衣服，當時是租人房間住。再加上沒有什麼傢俱，我常常蹲着把布料鋪在地上照紙樣裁剪，地上就有了縫紉時用的大頭針、剪刀和熨斗。

朋友見了，很為我那在一旁堆玩積木的兒子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工作，我這個母親要很细心的注意，同時常以最明朗易懂的意思去向孩子闡述其中的危險性，讓孩子提高警惕，遠離這些會使他受傷的東西。

多少年來我裁剪衣料時情形如故，所幸三個孩子從小到大未曾碰及開着電掣的熨斗或被大頭針刺傷，使我感到安慰。朋友的擔心，正如城市父母看到兒女赤腳踏出門階，就怕孩子的腳板會被炎熱的土被土燙痛。反觀在鄉下生長的孩子，從小就在碎石或鋪滿蚌殼的地上赤足跑動而不會受傷。這一切並沒有什麼秘訣，純是生活的訓練，再加上時時提高的警覺，足以保護自己。



缺情

在小說「披璽」裡面有段情節，是衛斯理與但丁面對二、三十堆大大小小各色寶石而雀躍，但衛斯理只要其中一顆，帶回去給他的妻子。讀到這裡我不禁掩卷嘆息。我可以想像當白素接過衛斯理這份心意時，會是多麼感動。

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果每個做丈夫的都這樣，女人是何等幸福。當女人熟悉男人在任何情況都惦記起她時，心里的波動；是男人無法預料的，他只要有一丁點愛的表示，很容易換來女人加倍的愛意。有些男人抱怨妻子對他過於冷淡，家庭生活中沒有絲毫情趣，我想，不論在行動上，或是言語上，這男人平時定是吝於向妻子有過任何表示，使妻子無法領會他的心意，造成兩人之間的隔閡。

就像當我和老公提起「披璽」這段情節時，他竟然說：「什麼寶石，在街上如果讓我看到，我都不情願去拾呢。」碰到如此缺情的回答，我只有橫了他一眼，無奈說：「最討厭是你。」





愛花

在盆栽展覽會裡，看到許多女人摸着各種花樣的盆栽，愛不釋手。如果不是價錢太過高昂，手頭上稍鬆的話，我也想把幾盆合意的小壽松樹，搬回家裡去。

愛花愛栽種，已是一般女人時髦的嗜好。在清晨溫暖的輕風中步出小庭院，看到綠色的草木，心裡就感到十分舒適，要是發現有一盆剛好正開出新嫩的花形，真的會叫人心曠神怡。有個朋友相當嗜好種花，每次到我家來，看到美麗的花苗，就硬要了去。不給她實在難以拒絕，給了她我又很不捨得，尤其那種花我並沒有多少棵時。結果每當她事先打電話要來訪我之前，我和兒子急急把那幾株特別的，美麗而難以再獲得的花草，合力搬到一旁去收藏。等到她來時，院裡只有幾種普通的花草，及她失望的眼神。

小時候母親常常告誡我們說：做為一個女人，喜歡了人家的東西，不可堅持要了去。萬一成了習慣，改天見到人家的丈夫，發現一合眼緣，就把他搶了去，豈不是有損陰德？



喝酒

聽說家翁在世時，酒量相當好，他曾經在板城喝醉了酒後，手提四瓶黑狗牌，還能醉醺醺的踏入渡輪，平安的回到大山腳。

他的兒女都得到他這份好酒量的遺傳。每次碰到歡樂的聚會，大家喜極的相互敬酒，乾杯之聲，响遍家裡的四週，十分熱鬧。

只有我和先生，酒量相當淺，每次為了擔心醉倒異處醜態，只有淺嚐即止。所以家裡也沒有酒櫃的設備。夫婦如果想對飲，只有到雜貨店，買瓶黑狗牌，即使不勝酒量，支持不住時也只是砰的一聲醉倒在家的地板上，不會被人取為笑柄。

最怕的是那些飲酒如牛喝水的人。當年在老家時，屋後是椰花酒廠，許多印籍人都前來光顧。喝得酩酊大醉時，倒在我家門前的走廊上，一動也不動，常把三歲的兒子嚇得躲成一團。





志願

兒子從小就有很多志願，可以說，他的志願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更改的。

他四歲的時候，最崇拜銀幕上制服筆挺的警察。因為每當好人受盡壞人的欺凌時，只要警察一到，會把壞人捉去，教了好人，使他心生敬佩而嚮往當警察的工作。

他六歲那年，我們遷居到大山腳。每次到市區都要經過火車柵門，他喜歡聽長笛一響，火車轟隆隆而去的威嚴氣勢。由於喜歡看火車，所以立志將來要當火車看守柵門人。

最近他從生活報的民間版看到各路扎童的巧遇，及聽多了長輩說的某某扎童顯靈事，他好奇之餘頓感興趣。好幾次他對我說，長大後他要當扎童去救世。

先生最不篤信神佛，聽了兒子的志願，不禁無名火起。我倒不緊張，因為一個人的志願，可以在成長的過程中隨着思想和興趣而改換。如果每個人小時候的志願都能實現，滿街上不是醫生、教師就是律師了。這些，不就是許多人小時候立下的壯志宏願嗎？



母親

每年接近農曆新年的時候，天氣微炎熱，我却躲在櫃上，趕着替幾個親朋戚友縫製過年的衣裙，可以說忙得天昏地暗。

母親常常在這個月裡到我家住上幾天。她看我還有一大疊的布料沒裁剪，就幫我把洗好的衣服拿到屋外去晾曬。猛烈的陽光，常把母親晒得滿額都是汗水。母親這一把年紀，還要幫我做些家事，我心裡執過意不去。可是每當她看到我提著露滿衣服的衣桶，就會一手搶了去，「我幫你晒，快點去把衣車好。」母親總是這麼說。

自從父親逝世後，母親心裡相當的寂寞。她常常坐在縫衣車旁，和我細訴瑣碎的往事。我踏着縫衣車，一邊充當她的聽衆。母親看我車衣進度慢，很替我擔心：「新年已近在顧睫，看你怎麼趕得及車完這些衣服？」

母親說着索性拿起針線要替我縫上衣鈕，希望能幫我加快完成工作。但因她老眼昏花，好幾次不小心被針扎痛了手指。我看在眼裡，痛在心頭，母親的愛心使我決定以後不再接縫那麼多件衣服了。





撒謊

女兒換上一件淺藍色的薄紗裙子，那是我某次逛夜市時買給她的。由於顏色柔和，再加上胸前繡縫一串令人垂涎欲滴的葡萄，穿在女兒身上，增添了她幾許的活潑。好幾次她穿了這件裙子都博得了鄰人的讚美。

母親慶幸我只花了八塊錢就買到了這件裙子，高興之餘，却囑咐我別向外人揭露裙子的真正價錢。她同時告訴女兒，若有人問起，就告訴對方這件裙子用十五元才買到的。母親說：「不要像你媽媽那麼老實。」

我知道母親此話的含意，她始終忘不了當我七歲那年有一次她穿件剛縫製的上海裝上街，被朋友大讚她身上布料的美麗和嬌俏。問起價錢時，母親猶未回答，我即衝口而出，把一碼才僅一塊錢的價格坦白，事後被母親怒責了幾句。

我只好背着母親，叫女兒不要說謊話。

大人常常告誡小孩不要說謊話，其實很多時候小孩子說謊話的膽量，還是大人賜給她的呢。



孝服

鄰家陳老伯去世，子孫都著黑色孝服，肩上市別著一塊黑布，孩子見了感到奇怪，為什麼我們可以穿紅穿綠，而鄰家一死了人却只能穿一色黑衣服。

我想起八歲那年，外祖父去世，我也穿上黑色孝服，把外祖父盥上山去。父親說我是外孫，孝不重，所以當天我就脫了孝。母親剛喪父，心情很悲哀，再加上頭七啦、一些瑣碎事件，她留在娘家過夜。

我的腦中繞閃著母親肩上市別的一小片黑布，想起外祖父生前的慈祥；父親這麼快便叫我脫下黑衣孝服，心裡頗為不悅，卻又礙於父親的威嚴，只得默默的隨著他回家。

翌日我在母親的布碎袋裡剪下一小片黑布，學著媽媽和舅舅，把黑布別在我身穿紅黃青紫色交雜裙子的肩上市，跳跳蹦蹦的到鄰家玩耍。被亞福撞見了，笑罵了幾句。

如今見到身著重孝的鄰人，晒著黑衣孝服的同時，還有棕色的內衣和紅色的底褲，想起幼時自己擺的烏龍，不免暗笑一番。





內疚

每到夜晚，當孩子入眠，我喜歡坐在書桌前，攤開稿紙，希望能完成一篇散文或小說。寧靜的夜裏，頭腦清醒，下筆時，沒有人在一旁打擾，可說是我自由的時刻。

朋友看我這麼多年仍保持寫稿習慣，十分羨慕。其實我在這種嗜好上的朋友都知道，當自己埋首寫作，家人沉睡時發出均勻的呼吸聲，是何等的誘惑啊。就是在睡夢中，也會惦記自己未完成的稿件。

尤其是每當朋友問起女兒鼻下那條顯明的疤痕，就引起我心中一絲悔恨。當年我就是由於寫稿，在夜裏十一點多，家人都已入睡，只有睡過午覺的女兒仍精神奕奕的伴在我身邊。我自顧寫稿，乖巧的女兒玩着竟撲撞在梳粧檯角上，使鼻下人中處裂開至嘴唇，血流如注。

朋友說：「女兒臉上破相，將來嫁人，送一幢房子當嫁粧吧。」這雖然是開玩笑，但每次觸及她清秀的臉龐，慧黠的眼神時，那條人中旁的疤痕就會勾起我的內疚。



坐姿

從懂得看愛情小說開始，我就喜歡書中形容女孩和朋友在家裡聚首，然後坐在沙發上，縮起兩腳，開懷的和對方訴說自己的戀愛史。

我也喜歡把雙腳縮在沙發上，看書或看電視，覺得這種姿勢舒適無比。尤其是在自己的家，自由自在的，無拘無束。當那種坐姿疲乏時，還可往沙發上一躺，久而久之，自己彷彿成了軟骨頭，不是坐，就是躺，媽媽見了常要皺起眉頭的罵：坐沒坐樣！

去到朋友的家，初時還規矩的坐着，雙腿合攏，保持着美容專家教育的美好坐姿。過了一會，發現保持這種坐姿相當辛苦，真想像往常在家那樣，把兩腳往沙發上縮起。忽然看見自己的女兒也是這種坐法，難看之極，而且朋友的沙發還是價錢昂貴的那種，心裡一驚，連忙放下縮起的腳。

有些姿勢，一旦成了習慣，就彷如黏在衣上的香口膠，撕不去，讓人討厭在心頭。





燒炊

母親到我家來，看我用煤氣爐炒菜，用電沙煲燉湯，常懷念過去用柴炊的情景。

以前我們是到橡膠園裡砍伐枯枝，但很快就用完了。後來父親買了一大嚮哩因老無法產生膠汁被砍伐的橡樹幹。黃昏時就和哥哥鋸成段，再用斧頭將樹幹砍成一片片，曬乾後收入柴寮，可供好幾個月燒用。

當對面開了幾家長生店，一具具棺木在工友的斧頭砍削下做成。我們看到被削下來的薄木片起火容易，很好用，便當去拾回來。因為這樣，看到棺木也不再害怕了。

有木炭車停在門前，把一筐筐的木炭挑到咖啡店後，車走時留下了撒落地上的木炭屑，嫡母就要我們拿個簸箕把木炭撿拾。生活可說相當的節儉。

現在每個家庭都採用電器，有誰願意再過以前那種煙油熏臉，口靠近灶邊吹氣起火的燒炊生活？母親一味排斥電器烹飪的功用，那段懷念過去的想法，已逐漸被時間淘汰。



日曆

翻開日曆，聖誕節剛過，再過幾天，又要換上新的日曆，新的一年來臨了。

數年前的此刻，家裡已堆集了好多個新的日曆。那都是在雜貨店購物，或朋友之間轉贈的；各種風景或美女的，可說各具風姿。那時從未聽說日曆短缺問題，偶然間還聽見有人問：要不要日曆？我送你兩個。聽的人還會搖手拒絕，不是不要，而是家裡的日曆已經太多，要掛在那裡？

孩提時，最流行用的日曆是每天一張一張撕的那種，紙片頭上有個林黛、李麗華、張仲文或葉楓的笑容。由於住的是木板屋，可以隨意打上鐵釘，就這樣一排十多個掛上去。朋友來訪，在客廳等待時還可一比日曆頭上美女的各種風騷。

這些年來每到年底，眼看日曆就要被撕完，母親總要為還未拿到日曆而緊張。母親是個懷舊的人，老是追尋那種每天都撕的款式，對於六張的風景日曆，才不屑一顧呢。

今日經濟行情的冷淡，要日曆，除了在百貨公司購買數十元才獲贈外，只得掏錢買了。





循環

生、老、病、死是生命歷程所不能避免的。在這四個字眼中，如果讓人做個選擇，相信大多數人拒絕的，還是病痛의 降臨。

人們常對有病而不敢看醫生的人說：「病從淺中醫」。可是害怕找醫生診病，害怕住院的人還是一大把。我也是其中之一，因為害怕醫生配給葯水，往往在生病時，總是一拖再拖。這都是因小時候身體弱，記憶猶深的是每次服食醫生配給的魚肝油，必要蹲在溝渠旁，遇到反胃，就少不了母親撻下的藤鞭，怒意的責罵。

如今輪到做人母親，碰到孩子生病，讓他們服食葯水時，都須軟硬兼施。執藤鞭的手，總是如此堅定有力。

這種以藤鞭強迫服葯的手段，雖每次都奏效，但偶而會觸及女兒投射來那種畏懼中略帶憤恨的眼神，使我在心中不禁嘆曰：女兒，不要恨，將來你成為人母，就會重慶此經驗，了解母親的苦心。



能力

社會的發展，使女性的知識大為增進，她們除了在社會上與男人一爭長短之外，也重視社會的變動，注意女性在社會上具有的地位和權力，爭取男女平等，及同工同酬的要求。

然而，儘管女性如何的努力爭取，重男輕女的情形仍然存在著。最普遍的還是連生了幾個都是女兒時，不但要看老公難看的臉色，還要聽他的唉聲嘆氣。女人傷心之餘，猶要慶幸比非洲的婦女幸運。

非洲贊比亞國奈羅比市一名家庭主婦，由於連生五個女兒，竟被望子心切的丈夫用手挖出她的雙眼，令人聞之感到不寒而慄。

在我國，女性賺錢養家的也不乏人，在社會上也有顯著的地位，像部長、醫生、律師、工程師、編輯，連建築工作也加入一份，你對女性的工作能力，還懷疑什麼呢？





口號

提及女人經常埋怨不獲平等對待，有人追根究底，說是由於女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女人把家庭和婚姻看得太重，以致無法在內與外得到兩全其美。

如果有心無旁騖的機會，誰願意自困在家庭那個小小的屋簷下。即使有事業的女人，每天也得分心把兒女及家事分配妥當，才能安心上班去。下班回來，還得趕到廚房，為晚上那一餐而張羅。難道她不盼望歇一陣的機會嗎？

家庭和婚姻，是女人一生的投資，這份財產，說什麼也自私得不肯與人分享。明知這種生活使自己勞累和憔悴，也絕不畏縮。因為女人明知人人呼吁要如何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僅限於口號而已。看一看三月八日婦女節那一天，有多少個婦女獲得放假一天？婦女節？還不是一樣要為家裏那三餐而張羅。抱著逆來順受的態度，何嘗不也是今日女性的一種心理反應？



送雞

端午節的前幾天，母親就忙着找紙盒。她要把自己養的一群鷄鴨中，挑出兩隻肥壯的，綁紮後放在紙盒裡，然後搭車過海去，送給舅父母。

每逢過年過節，母親總是以這種方式，來向兄嫂表達她的一番心意。

其實舅父母住在大城市里，要吃鷄何嘗不易？只要到菜市場去，向雞販挑一隻肥壯的，對方包殺包去鷄毛和內臟，十分鐘過後，領回光禿肥白的鷄隻。等廚房裡的火一熱，把鷄隻往鍋里一放，不久，就可嗅到鷄的香味，多麼方便。

母親一直強調自己養的鷄，由於飼料的不同，雞肉彈性。入口酥軟，比一般雞農餵以粗糠飼料的鷄隻還要好吃。

每次舅母看到母親送來鷄隻，很高興的把鷄紮綁在沖涼房的柱子下，因為住在城市里，沒有院子，也不能置放雞籠。綁紮在沖涼房旁，雞屎就容易沖洗，次日把鷄殺了，大家吃個爽快。母親總趁這個時候和舅母相見暢談，姑嫂之間的關懷，洋溢在彼此的心坎上。

但舅母娶了媳婦後，她常嫌雞屎味難聞，每次看母親送去鷄隻，都是鼻臉相持。和舅母的歡欣，成了對比。





口紅

小時候喜愛跟父母去看酬神戲。

每次到戲台下，假如時間尚早，母親總會帶着我到後台去看伶人的化粧。她們坐在地板上，前面擺着個小箱子，擺個四方鏡，就這麼畫個眉毛，梳着髮辮，搽上口紅，一轉眼間就成了個美麗嬌俏的大姑娘。

口紅會使一個女人增加美艷；是我在後台看着伶人一板一眼的化粧後才曉得的。後來我看到她們卸裝後微薄的口紅還殘留在唇邊，在白暫的臉龐上顯得額外秀麗的情景一直佔據在我腦中。

到了開始學會裝扮的年紀，有機會搽上口紅時，腦中常會浮現幼時看到伶人卸裝後的那份美感。每當出遊歸來，自己就學起伶人，把臉洗淨，獨留下迷人的口紅。

女人愛美的心理，自小便表露無遺。然而今日口唇失去光澤；我才知道，也許這正是當年幼無知，讓口紅殘留在唇上而得到的後遺症。



手段

從小在特殊的環境裏，我很早就懂得在無人援助的情形下去如何突破困境。也認識了只有靠自己，是紮實的求生之道，才有幸福的將來。這些年來當了家庭主婦，雖然凡事有先生擔當，但只要能力所及，在他放工回來之前，我已把一切處理妥當。所以一路來不管是爬高或搗搗釘釘，我不曾讓他擔憂，也不曾使我退却。我喜歡看先生心無旁鶯的寫稿，或看書閱報。

婚姻專家勸女人婚後要柔情似水，同時要以纖弱的形態、撒嬌的手段才能緊扣丈夫的心弦。我常想，溫柔和纖弱，也得有施展的機會，而婚前和婚後的環境，早叫我不曉得撒嬌是種怎樣的手段。有次和朋友告別時，她站在鐵欄內，雙手環抱她丈夫的腰，頭緊緊貼住他的心窩，笑着和我說拜拜。我多麼希望學得這份體貼和溫柔，讓先生嘗嘗欲擒故縱的滋味，可惜我性格使然，這始終只是心中暗藏而無法兌現的希望。





秘密

舊思想的女人常常認為夫妻雖然關係密切，但仍應擁有彼此的秘密，尤其是來自外家的事件，更不可事事向丈夫洩露。舊思想的女人認為一旦那樣做了，會引來丈夫卑視的眼光。

譬如你家父母時常吵架，不管原因何在，丈夫知道後，會認為你的父母不可思議，年紀一大把還發生爭執，對他們就會少了一份敬仰之心。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有難，向你挪用多少款項應急，讓丈夫知道了，會視你的兄弟姐妹為乞丐之流。所以，舊思想的女人常認為即使是與丈夫撕破了幾張草蓆，還是捉摸不到他的心；因此認為夫妻之間多少要保留彼此的秘密為上策。

為什麼舊思想的女人會有這種感觸，難道那時代他們夫妻之間，只有共榮華，不能共患難嗎？

佛說：「修五百年才能同舟；修千世才能共枕。」既然是修千世才有共枕的機緣，人生短短數十年光景，做為一對夫妻，何苦要造一座薄牆，阻塞兩人心靈的溝通呢？



衰老

當夫婦兩人共同攜手，在生活線上走了十多年，平坦大道也好，崎嶇小徑也是，看孩子一天天的長大，安慰之餘，女人就會發現兩件事：

丈夫把一輩子都用在辦公室、工廠和店裏，他天天力戰惡龍，因此額頭上留下一條條深刻的皺紋。太太憐恤丈夫為家庭做出多少的犧牲，從丈夫深刻的皺紋裏，太太也在鏡子的反映下看到自己開始隨着歲月逝去而逐漸鬆弛的皮膚，衰老的容顏。不復年輕時的美麗，女人憂心忡忡，怕丈夫會發覺她的老態。

其實，夫婦兩人同是從年輕開始的，有一天，他也会老。當歲月一年一年的逝去，總會留下痕跡，即使不在容顏上，也會在體形上，或者健康上。

這一切說明了：

歲月不管對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是公平的。





薪水

也許女人的記憶力特別強，或許女人擔憂事少，女人對於生日及結婚紀念日都會牢記在心中。

丈夫却往往相反。他不但會忘了太太的生日，甚至連兩人共締連理這富有紀念性的日子都忘得一乾二淨，害太太氣起來把嘴嘟得像個大醜婦。

仔細想起來，丈夫為一日三餐而奔波，假如忘了結婚紀念日，不是大過失，只要和他提起，總還來得及共同去慶祝。

但女人常認為這是不可饒恕的過失，她能為了這件事與丈夫冷戰，企圖讓他內疚。然而這種性子使一次尚可，每年都故技重施，當心會引起丈夫的不滿，弄巧反拙。

身為女人，只要牢記住，丈夫雖然會忘了結婚紀念日或妳的生日，但他從未忘記把薪水拿回來，這才是重要的。



情婦

這年頭迷途少女真多，她們的離題不外是明知對方是有婦之夫，仍願做飛蛾撲火，自認為愛而貢獻。

結果東窗事發，對方的河東獅找上門，拆散孽情緣。男人事後的畏縮，令少女心有不甘，却只能對人大嘆苦經。

女人應該知道情婦的生活像一鈎夜晚的上弦月，彎彎的一條、短短的幾小時，躲躲閃閃的見不得人，淒涼的掛在樹梢。尤其是需要他的時候，他在太太的身邊。夜晚獨臥懷想他的時候，他在太太的身邊，這種生活有什麼好。

初次出來社會工作，與男同事交談融洽，慶幸對方是有婦之夫，就要自動保持距離，免得將來為情迷惑，惹來禍根。迷途少女棄忠告不理，結果只有把幸福斷送在自己手裏。





數落

在我面前，朋友把她和丈夫爭吵的來龍去脈傾吐一番。她盡量數落她的丈夫，我坐在一旁，微笑地做一名情靜的聽眾。

我知道朋友把我當成心腹，她自認為的苦悶、不快樂，無人能幫她開解，而丈夫，就成了池魚之殃。有人說：動物之中有種天性，自己有了什麼不快，就找身邊最近的人發洩一番。

當朋友向你傾訴她自認的煩惱或苦衷時，不要笑她，因為是她對你的信任，才會把心事向你展示。等她講完後，她會覺得整個人輕鬆起來，當她怒氣消散，微笑地把她送出門去。

明天晚上，你或許會在街上碰見她，她手裏挽着的，正是昨天對你咬牙切齒地數落他的不是的，她的男人。



年齡

有人認為做人最聰明的是不要追問女人的年齡，因為女人喜歡把她的年齡當成一項深埋心中的秘密。尤其是碰到過了三十歲仍雲英未嫁的女人，更把探詢她年齡的人視為眼中釘。

不曉得為什麼年齡的真相會給女人帶來如此莫名的敏感反應。

把年齡坦白對人說，到底會損失掉什麼？如果一個女人過了三十五歲，她的外貌依然嬌艷如花，所得到的讚美和驚羨，都能使她私心窃喜。當然，一個只有三十五歲的女人，如果為了生活的煎熬，年紀雖輕，外貌的蒼老，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要是這時有人問起她的年齡，最好坦言相告。女人常沒有這種自覺，不是隱瞞真實年齡，就是要對方猜。等到對方把她本來只有三十五歲的年齡，猜成三十八或四十歲時，才來惱對方沒有眼光，純是自尋煩惱。





花債

閒來無事，栽種花草為樂。

但我生性懶懶，需要費神照料的花蕾我不懂，只開了幾小時就萎謝的花我也不栽，我只種些不費力就能欣然青翠的葉類。

每日清晨掃完地後，我就愛駐足盆前，瀏覽一番。因為院子小，所以種來種去，只有十多盆的葉類。

小時候很喜歡種花，放學後常和同學踏著腳車一家一家去。表面上是探訪朋友，內心是要到他的後院去，看有什麼美麗嬌豔誘人的花，設法討些種子來。我常常躲在後院裏，看那天開了幾朵花，連功課都不做，相當的沉迷。有一次母親說：「女孩子常去向人討花種，會欠花債，將來會嫁不出去；即使嫁得出去，也是苦命人。」那時的女孩十分早熟，雖是十幾歲年紀，對嫁人兩字，十分敏感。因為怕將來嫁不出去，只有強迫自己，把種花的嗜好轉移。



無辜

父親和母親的年齡相差頗遠。父親信任嫡母，對髮妻情深意重，是中國遠涉南洋來的一般男人立場。母親一直不得父親的寵惜，她在失意之餘，卅歲年紀就染上賭癮。

和她賭的都是鄰居那些婦女。由於母親得到零用錢少，因此，輸贏就左右了她的情緒。當天若是賭贏，笑容滿臉。萬一輸了，看到我們兄妹個個不順她心意，就藉故鞭打我們以洩心頭之氣。尤其是囑我到時候泡瓶奶帶到賭窟給妹妹時，她發現奶粉放得太少，奶太淡，就五指一屈當家敲在我頭上。

我小時候常無辜嘗受這種痛苦，每次被母親鞭打或被扯拉頭髮時，心裡就恨透了母親。今日年歲已長，且為人妻人母，始明瞭母親當年那股失意的心境。但每當看到賭輸的鄰居挨打兒女出氣，我內心便開始抽痛，淚水輕易的就浮出眼眶，恨不得上前，對鄰居吼罵一場！





圈套

不管年紀多大的男人，都愛聽人捧唱他的好處或本事。尤其是女人對他的讚美，常令男人心花怒放，笑得見牙不見眼。

事實上，有些女人是故意裝作對他十分欽佩的模樣。也許她喜歡看男人那種受落的神情，或者走入她圈套的男人，不斷的對人喋喋不休，強調自己的能幹，以為自己真的十分了不起。

幸運的時候，可以看到這種女人對那種男人耍弄灌迷湯的手段，而受落的男人不但不察覺，幾乎連骨頭都酥軟下來。我常常想，耍手段的女人看到這種反應，暗地裏肯定她笑得掉眼淚。

而我這個旁觀者，却時時在觀察着我的丈夫，是不是這種容易墜下女人設下的圈套，讓人取為笑柄而膚淺的男人。



萬一

碰見舊日同事，問我這些年來當家庭主婦滋味如何，我只是報以苦笑。

在外做事慣了的女人認為婚後就在家裏相夫教子，是單調苦悶的生活，所以遲遲不肯走入婚姻的圈子裏，除非她婚後仍可出來做事。

婚後仍有機會出外工作，是給女人的一顆定心丸。因為女人就是擔心，在家當個家庭主婦，自己沒有了份收入，沒有積蓄。愛情美滿固然幸福，萬一半途婚姻觸礁，離婚後要重回到陌生的圈外生活時，如何養活自己。其實這種恐懼是沒來由的。

我認為女人根本不必為此問題而擔憂，只要有手有腳，為人勤勞好學，天總無絕人之路。即使沒有機會重握筆桿當個辦公室里的書記，最低限度，做了多年的家庭主婦訓練得來的技藝，替人當個燒飯抹地去，也就是養活自己的起碼條件。





破戒

在我家的菜棚裏，常要準備一些罐頭菜心，或是罐頭腐乳，以便在初十五時吃齋用。

吃齋要心定氣閒，要緊記住當天是吃齋的日子。年輕人因為瑣事太多，在外做事繁忙，再加上午餐在外解決，吃起齋來很不方便。所以在初一或十五奉行吃齋的多數是老年人。有些人吃慣了肉類的色香味俱全，常認為齋食太過平淡，即使要他忍受一天的戒口，也常不能緊守。

母親就是一個例子。她有一些朋友都在初十五吃半天齋，她們認為上了年紀的人吃起齋食，一來可以修心養性，為兒女積福，二來日後走上衝樂世界時不必遭受任何痛苦。母親也有意跟隨朋友的建議，但她常常忘記當天是甚麼日子。更糟的是她每次未過中午十二點就破了戒。有次初一早上她本來吃齋，恰好看到嫂子買來一包要春嬌參辣椒炒的蝦米，一時口癢，隨手拿起一條蝦米往口裏咀嚼後，才破呀的囁叫起來。也因為母親的不能心定氣閒，所以她到今天仍然是個葷食者。



戒備

做為一個家庭主婦，最忌諱的就是因在家庭的天地裏，自我封閉式的與外界隔絕，以為生活裏有丈夫和兒女，三兩個談得來的鄰居就足夠了。久而久之，連思想也變得狹窄起來。看到丈夫和女人見面暢談，就戒備式地緊挨在丈夫的身邊，臉若冰霜。等到對方走開，就急着向丈夫追問這女人的來歷。一點點的風吹草動，就要疑神疑鬼，恐怕丈夫就此遭人橫刀奪愛。所以時時擔憂，丈夫是不是已經變了心。

每次看到這種情形，我就份外覺得氣憤。有時候我想，是生活的舒適，使女人不思長進，以致變得神經兮兮，還是對丈夫的不信任？

在家安心做主婦，相夫教子的生活是教人羨慕的。但做女人，如果連起碼對自己的自信心也沒有，這種態度真是無法叫人原諒的！





風水

坐在書桌前，從窗口望出去，有一座山，巍巍的矗立着，那是大山腳人形容狀似烏龜的一座山。朋友常羨慕我寫稿時，可以面對一座穩固的大山而文思一定如泉湧。寫得累時，停筆望一望高山上青綠的樹木，可增加眼睛的健康。

我其實很少去面對這座山苦思，也許是人的一種劣根性，隨手可得的東西總不在意。朋友却一直在尋買一幢像我一樣開窗即可面對青山的房子。

對風水學有心得的朋友却說，買房子要選坐山靠海。我的房子是背路面山，前面都給大山擋住了，難道說前景就不美好嗎？

我想起過去租房間時，房內放了一張床，就放不了衣櫃。常常和兒子呆在小小的房裏，心裏就要有種房子可以有多點走動空間的心願。至於風水問題，信耶，非也，許多篤信風水的人，把房子七拆八改後，還不是一樣遭受經濟蕭條的打擊！



家用

女人聚首，話題總離不開彼此的家庭狀況。

一些來往較密切的則會問及對方丈夫給予多少家用，每月家庭開銷多少？然後暗自做個比較，看誰家開銷大，還是自家較為節省。

其實，這純是女人閒空時的一些無聊話題。每個家庭狀況不同，收支不同，心境不同，看法不同。當然，所需的開支也就不同。

「人比人，氣死人。」可惜有些女人不諳此理，一味要跟隨人家，自己又心有余力不足。想不開時就會產生了抱怨的心理，和老公嘔氣。有時候聽到鄰家夫婦拌嘴，做丈夫的吼着：「她的丈夫這麼有錢這麼好當初幹何不嫁了給他！」這無可奈何的答覆，真是傷人又傷己阿。

在生活上，在享受的程度上，每個人都有稍微的不滿足。女人如果能想到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句成語，再看看自己，何嘗不也是個令人羨慕的對象！





聽衆

做為一個女人，我時常感到迷惑，到底笨些好呢，還是聰明比較受當？

我有個朋友，夫婦都是碩士，太太是個思想敏捷聰慧的女人。有一次，她的丈夫向我們訴苦，因為他太太的聰明，常使他英雄無用武之感。因為每當他和太太提及某件事，只提到一半，她就搶着接口說：「哦，你不用說下去，我已經知道下半部是怎樣的。」

她的丈夫因此認為如果她較笨，這樣他說話就有個聽衆，讓他備足發表慾。

我聽了，心中起了翻騰。我向來頭腦遲鈍，書又讀得少，每次遇到不解的事，很希望先生給我指導。可惜很多時候他總沒好氣的叫我自己去看報紙，或者說：「怎麼你什麼都不懂？」這樣的回答，常使我暗自氣餒。

夫妻倆，總覺得應該互相指導。朋友的丈夫期望妻子是個聽衆，而我希望丈夫賜我智慧，願自己是個崇拜他的仰慕者。



翻身

有個朋友由於丈夫另納新歡，忽略了家中妻小，朋友屢勸不果，終於心死，與丈夫離婚。身邊帶著三個兒女，再加上丈夫不按時給予孩子的生活費，生活艱難，她為了不讓兒女失學，毅然犧牲自己，到酒吧上班去。不知道誰說過，失去丈夫的女人，如果為了要撫養孩子，即使要她當個人盡可夫的妓女，她也會忍辱的挑起這副臭担子。

在酒吧裏她忍過酒客的無理取鬧，也嘗到綽綽有餘的賞顧。八年的歲月，晃去了她的青春和美貌，留下了年老憔悴色衰的臉龐。兒子在大學裏唸書，女兒開創了美髮院，朋友終於苦盡甘來，辭去了酒吧的工作，期待幸福。

有人却因她當過酒吧女郎而卑視或疏遠她。

吧女也是人，但因某些特殊關係，不得不走上這條路。一旦有機會翻身，她們比誰都懂得珍惜自己掌上的幸福。



頭髮

出門的時候，用的交通工具是摩哆單車，每次都須戴上頭盔，把本來易辨的臉孔，變成了一個陌生人。在街上彼此交錯而過時，看到對方點頭打招呼，往往要經過一番苦思，才能醒起剛才那個人是某某某。

也由於每次須戴頭盔，頭髮被壓成一堆死氣郁沉的枯草，削減了容貌上多少的秀氣。有時候打扮漂亮的出門去，在目的地把頭盔一脫，對着摩哆車上的鏡子一照，忽然對自己的外形失却了信心。

頭髮可以把一個女人襯得更嬌柔及精神煥發，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有個朋友提起她第一次電頭髮，當頭上一卷一卷的用物被拆下來後，自己頭上的新花樣，原來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當場嚇得滴下幾顆淚水。

這也是女人對美麗的一種心理反應吧！



婚變

小時候看慣了母親和嫡母的不斷爭吵，造成我心理一種恐懼。

婚後我曾私下想過，如果有日發現他在外頭有女人，我會毫不猶豫的離他而去，帶同我的幾個孩子。我決不讓孩子因為父母婚姻的糾紛而受盡委屈。憑我一雙手，能讓孩子獲得三餐溫飽嗎？我完全沒有考慮的餘地。

十多年來，看多了家家的煩惱，有時聽朋友提起她的婚變時，我竟然一反過去的想法。

當丈夫還在我們身邊時，為什麼不盡心盡力去愛他？有些女人愛在口頭上說，只要兒女長大，丈夫要有另個女人，就任由他去吧，何必費心思去爭奪呢。

我相信很多女人就是抱着兒女長大後不再依靠丈夫的心理下日漸忽略了對丈夫施於溫情，結果反而造成他不得不從外遇中另覓一份久待的溫柔。





驚惶

有人喜歡問：你看我近來是不是比較胖，我臉上是否又增多了一點皺紋？

每一次碰面，差不多都提出這樣的問題，叫人聽了，煩不勝煩。

發現有些女人當丈夫和兒女不再需要她費神扶持時，在突然空餘的時間裏，常會不自覺的跌入許多無謂的驚惶中。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擺在我們面前的，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少女時期沒機會學到的手藝，或兒女幼小時無法參與的社團活動，都可趁此刻去實現。以自己多餘的精力，去協助他人，從中獲得快樂。

做人要常想一些快樂的事情，要讓自己身心健康起來，要活在自己的生活裏，不要活在別人的看法中。整天站在鏡子面前，擔心別人笑她胖，又怕人家看她比實際年齡還要大，這種心理真是要不得。



送禮

觀賞連續劇，男主角由於生意上的應酬，時時夜歸。有次因感內疚，回家時送了妻子一條項鍊，期望博得妻子的歡心。他的妻子却因常受冷落，久聚心頭的不悅，使她面對丈夫的好意，臉上始終浮不起笑臉。

男主角對妻子這種淡然反應，心裏很不是味道，他對妻子說：「如今有人肯花幾千塊給情婦買鑽石，也不會花幾百塊錢買禮物送給老婆。」

他的妻子聽了，始展笑顏，兩人親暱一番。

男主角的話，指出了現今社會的部份事實。難怪有人對丈夫突然買東西送給妻子，就疑心是他在外頭有了情婦，心中有愧的表示，惹起無謂的風波。當然不是所有男人都這麼壞。其實男女婚後各為生活而奔忙，雖然互贈禮物可以調劑一下平靜的生活，但很少人去重視。

如果有一天妳突然收到丈夫的禮物，請勿猜疑他的誠意，好好珍惜。





追隨

到美容院去剪髮，聽見幾個來燙髮的女人對美髮師說：要燙個陳敏兒的髮型。

原來最近電視連續劇「男兒本色」中，陳敏兒那一頭短短，充滿朝氣的髮型又叫女人愛上了。於是把陳敏兒的頭搬到自己頭上來，也不管自己的臉型適不適合這種髮式。到美容院去，坐下椅子，只要向美髮師提及陳敏兒的髮型，不必另加贅述，美髮師自然明瞭，十分方便。

女人的模仿興趣，已到了無可批評的地步。有個時期流行那種花花綠綠大花草，顏色鮮艷寬大的衣，配上狹窄的半截裙子。每次在報上的大畫頁，看到陪伴陳群川出入法庭候審的鄭湘蘋，穿的正是這種衣服款式。

後來有幾次參加喜宴，在宴會上看見女人穿的衣著，很多都是這種布料和款式。乍眼，彷彿個個女人，都變成了鄭湘蘋。



讚賞

許多女人在提到她的男人時，常是帶着一股欽佩的神情，讚賞的語氣。我想這主要是包括了她的男人擁有豐富的常識和學問。而讚賞，可以促進夫妻兩人的感情。

女人會這麼對你說她的男人：他呀幾年來沒有看過一本書，但是他卻能夠上台做一個半鐘頭的演講。當然女人也會對你提及她的男人在種香蕉養魚之餘如何利用他僅有的一點時間去創作小說。

女人讚賞她的男人，可以加深婚姻的鞏固，男人要女人永遠對他欽佩，除了時時進修之外，還要能夠為女人解答她所提出的疑問。因為在女人的心目中，男人是偉大的，他更要有機靈的頭腦、無畏的胆量，更要有豐富的學識。如果一個男人，成天垂頭喪氣，一問三不知，你不妨看看，女人望住他的神情，到底是怎樣的。





英雄

好幾次我自問，這樣喜歡讀倪匡的科幻小說，一定是喜歡書中主角衛斯理那個無所不精的英雄。

近來發現倪匡已把筆鋒一轉，把功勞和解謎的本事都推給了白素。把衛斯理寫成個浮躁、沒有耐心、嘲笑他人見解、常給白素瞪眼的自大男人。

每個女人都欣賞英雄式的男人，倪匡把衛斯理寫成這樣，也許是要襯出白素的能幹。但他忽略了在許多人的眼中，衛斯理是萬能的，一切神祕的事件自他揮手後都可輕易迎刃而解。不是說，女人要比男人笨一些的嗎？能幹的女人，不會受人歡迎的。

在生活中也一樣。有次在外碰到個難題，隨行的男人說：不用怕，我一定會幫妳排除那些困難。那時心裡湧起無比的感激，他肯定的語氣，頓時使我對他另眼相看。



兒子

兒子的腿上生了粒膿瘡，痛苦異常，雖然每天支持到校上課，但回來後每到溫習功課的時間，常推三猜四。

兒子向來懶惰唸書，平時沒有腳痛，也要催之再三，才肯進入書房。拿起書本，一目三行，只一會功夫，已表示溫習完畢。我因此十分擔心他在五年級檢定考試的成績，又因自己學識有限，無法給予他功課上的指導。只希望他能潔身自愛，珍惜擁有讀書的機會。

他多次聽我諸如此類的忠告，開始不耐煩，有次他竟然說：「在家裡不溫書要挨罵，在學校做功課不懂又要挨老師打，現在還要忍受腿上生瘡的痛苦，做人如此艱難，倒不如死掉更好！」

我一聽，當堂怔住。

這孩子，小小年紀，處處有父母為他遮風擋雨，稍經挫折，不發奮做人，反悲觀的想結束自己的一生，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做父母的悲哀？

望子成龍的思想人人有，如果這念頭帶給孩子的是如此深重的精神壓力，我情願他笨一些，懶一點。





長相

趁午餐後休息時間，幾個女工翻閱一本相命書，然後相互攤掌，看誰的感情線深且直，愛情路上一帆風順。

我坐在一旁，回憶我少女時期，也曾像她們一樣，迷相書看我戀愛的對象，婚後的生兒育女，前景多麼美好。

玉看到她的愛情線出現島紋，十分憂傷，怕她的愛情會如書上所說起風波，急著問人解救的方法。

相命書上常說女人臉上顴骨高，為人薄情寡義，而且尅夫。我的長相，恰好像極了顴骨略高的父親。當年相書上這種解說法，帶給我心頭上很大的波動。因為顴骨在臉上，不能摘下收藏，我相當害怕人們盡信書上之言，那時必是我婚姻上一個大阻礙。雖然我自知心腸軟，樂於助人的性格和薄情寡義根本是兩回事。

幸好人們已不再像過去般無知，知道幸福的將來，還須掌握在自己手中。相命書只根據那一點就斷定女人的一生，未免害人不少。



婚姻

適婚的未婚女性在被家人催迫之後問我，女人，到底結不結婚好？一個永不言嫁的女人，沒有了婚姻，還會永遠快樂嗎？

我常常不知要如何回答。

因為當我開心快樂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幸福的女人，丈夫體諒，兒女乖巧聽話，此生我無憾。

當我在行動上獲得自由，或丈夫給我氣受，憂傷之餘，觸目的是幼小的兒女。那時我就埋怨是婚姻這條索絆住我的腳，使我不能如單身女郎般自由來去無牽無掛。

人們常說：婚前用理智，睜大眼睛，婚後則半閉起眼，裝傻。然而今日女性，個個都能創業立立，婚姻再也非至死不渝的盟誓。而婚姻之外更有海闊天空可供選擇的路。如不是遇見個傾心的男人，實不必為滿足家人的盼望，奮身往婚姻中一躍。

不過，此意只能存心中，不敢說出口，惟恐「誤人終身」。





夫妻

有個時期某雜誌推出「夫妻檔」訪問系列，朋友建議如果有人為我夫婦做出個夫妻檔專訪時，囑我無論如何要說盡美言，把夫妻之間的關係形容至「決不羨仙只羨人」的地步，讓讀者去為我們夫婦之間的「友好」幸福而羨慕。

我心裏想，有這個必要嗎？

有人認為夫妻之間口舌爭吵能把彼此心中的不滿減洩出來，讓對方知道你的想法和所求，從而促進夫妻之間的融洽和諒解。

有人却認為夫妻吵了一次，有了開始，往後習慣性的常要吵嘴。

姨父夫婦早期何嘗不是叫人羨慕的榜樣，他們的恩愛，甚至還為金婚宴客大事慶祝。親友們還為他們下輩子該還是夫妻而祝福。結果姨父臨老入花叢，為了一個理髮女郎，兩夫婦各居一方。雖然鬧離婚不成，但心上的那根刺，即使已經拔除，曾經痛心流血的傷口，經很難平復。

夫婦的感情，正如一個人的品行，未到蓋棺論定，一切不可捉摸。



喜悅

每個女人在回憶那段艱苦的歷程時總會繪聲繪影的，尤其每個女人提及她生育過程如何的辛苦掙扎，就會有人搶着說她又是怎樣從鬼門關內跨回來。每個人都覺得，別人的經歷，絕比不上自己的艱苦和偉大。

最後每一個女人的臉上，都是掛上一種心有餘悸又快樂的笑容。

開始幾次經歷這種旁聽的機會，心裏真覺得不耐煩。每個女人都須挺着大肚子，懷胎十月，才能瓜熟蒂落，醫生和護士的助產，生育過程才能平安順利，要說偉大和功勞，醫生和護士，也得記上一功。

後來發現原來這也是女人一種茶餘飯後的生活情趣，漸漸的也就釋然了。當年自己抱着孩子，也曾自認為人母親的驕傲，雖然嘴上不說，但因也是過來人，在傾聽別人的生育過程中，也感染了自己曾有過的恐懼和喜悅。





苛求

孩子要錢，買了一本新的大楷簿。

我發現他原本舊的那本被撕去了很多張，使原本稀薄的簿子變得更輕了。生氣之餘，不免追問因由。

從字紙簍裏我撿起孩子所謂寫錯才撕棄的廢紙，攤開一看，原來是他的毛筆字筆劃肥瘦不均，大概自覺寫得不如意才撕掉，重寫一遍。

從孩子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也常由於在抄寫時自覺寫得差勁，或整篇抄得很用心，字跡整齊清麗，忽然抄錯了三、四個字而苦惱。雖然有膠擦，但在我心目中，整篇稿已有了視覺上的缺點。因此，我時常在抄寫至半途因三幾個錯字而把稿紙撕下，情願再花功夫，抄下美麗、整齊，沒有絲毫錯字的一篇。

然而，做人那有如此美好，一帆風順的日子。生命的歷程中偶然也會做錯了事，或產生一點點的瑕疵，自所難免。我和孩子，未免過於自我苛求了一點。



祖產

鄉親友明伯，每次來坐談，都忍不住提起他過去如何風光的日子。

他念念不忘的是，當年他老父遺下給他的一片田地及一片生意，因為不善經營，使生意一落千丈不得結束。再經不起朋友的慫恿，把田地賣了，得了一筆金錢，終日游手好閒，終於花光了他父親遺下的家產，只落得自己一副臭皮囊。替人打一份工，時常埋頭怨西，做不長久。再加上年紀大，力氣沒有，就是有人僱用他，他也勝任不了那份工作。如今只得在戲院旁替人看守摩多和腳踏車，閒中到某家坐坐，免不了又提起過去賣地手頭上闊綽時的生活和風光。

父親每次在他走時總塞幾張鈔票在他衣袋裡。然後感嘆他以前的吃喝玩樂，那會料到今日的冷寂和落魄。人說：「多在有日思無日，別在無時思有時。」友明伯的結局，就是我們年輕人的一個好借鏡。





吃齋

每逢初一到十五，我都吃半天齋，算算已有數月了。

雖然吃齋多數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但如果年輕人有意這麼做，長輩人總是鼓勵的。

吃半天齋，只要忍得了，半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

到了農曆九月初一，是九皇爺的誕辰，許多善男信女都要吃足九天齋食，表示他們的誠心誠意，信奉九皇爺。

有意吃齋的婦女，就得從儲藏室內，搬出一大疊往年也是在九皇爺節日時用過的碗碟，清洗一番，以便待用。至於平時用過的那些碗碟，因為沾過葷，就把它們藏起。據說吃九皇爺的齋菜，必須虔誠，而且要依照一些嚴厲的條規，不然會受罰。

平時吃多了油膩的東西，如果嚐嚐齋食的菜式，倒是相當新鮮。只是因為孩子年紀小，恐怕他們受不了口，到了學校裏一時口癢，開了葷食，假如真的會受罰，如何是好。想到這些後果，儘管在農曆九月份時妯娌一家都在進行齋食，我們全家始終不敢嘗試。



懺悔

人生短促，如白駒過隙，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人的一生短短數十年，做錯事固然有，但都如過眼雲煙，能為一件事整宿心頭，懺悔一生的，為數幾許？

夜深人靜，獨躺床上，輾轉不能成眠時，往事就會一一浮現腦際。細心一想，懺悔的事何止一樁，簡直是一件又一件。至此才發現，原來人是容易如此粗心大意，以致懺悔時的痛苦，只有自己去承擔，默默的怪責，與人無尤。

衆多兒女中，也許是我受華文教育，父親和我頗談得來。即使我婚後，他也常抽空來探訪。父親從未到過雲頂遊玩，在言談中對該名勝地有一種嚮往。有一年我懷老么五個月時，他提及希望和我一家結伴到雲頂去，由於我怕坐在巴士車上長途顛簸的勞累，也沒細心觀察父親的反應就拒絕了。兩個月後，當我未及產下老么，父親已突然的撒手西歸。

父親縱有多少心願，從此我已無法去補償。每當憶及此事，我總禁不住心中無限的感傷。





閒情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報館工作，主編婦女版。當時該版的資料，常剪自港台的報紙。

港台報紙副刊都有插花設計，附有圖片和講解，旁邊還配上小詩，十分美感，我常常剪來轉載。

有一天，被總編輯召見，他說我國人民還沒有達到這種優越的水準。人人為生計而繁忙，辛勤的工作，沒有多少人懂得這門藝術，更沒有閒情逸緻去學習插花設計，叫我取銷這一欄。

今天，插花藝術已在我國流行，婦女講座也時有插花示範。朋友說，女人到了中年，就必須積極學習游泳、健美操、藉運動保持身段、皮膚的結實，不要讓丈夫看到妻子失去的活力，鬆弛的肌膚，憔悴和蒼老。還有插花設計，可以培養女人的藝術氣質，欣賞的能力，使家庭增添新鮮的氣氛。

我想，時髦是人創造出來的。當你看到在生活枷下喘氣的男人，以及為幫補家用去挑磚或在烈日下做買賣的女人，才知道所謂健美操、插花設計，如果沒有閒情和閒錢，都成了奢侈的玩意。



寫不盡

有主辦當局提議參賽者以不超過二十個字畫寫出母愛的偉大。

有人說母親是兒女的避風港，苦是母親擔，甜的讓給兒女嚐。

有人說母親對兒女的愛不分彼此，母親的溫暖和關懷，如沐春風。

兒女在病痛時，母親總恨不得代兒女身受病痛的折磨，將母愛發揮得無微不至。

母親還有一個作用，就是當兒女做錯了事被父親責罵時，她會趁機出來打圓場，一面作好作歹勸父親息怒，一面使眼色叫兒女迴避盛怒的丈夫。

最重要的是，母親的任勞任怨，却不求任何補賞或回報。所以要說母愛，豈是短短二十個字畫所能描繪得了的。



捉迷藏

星期六和禮拜天，學校假期，孩子一大清早就似門外那棵芒果樹上的鳥兒，啾啾個不休。

先生被吵醒後嘆道：「三個孩子就吵得似早晨的巴利較。以前的人生那麼多孩子，生活中不知有什麼情趣。」

母親說以前的孩子雖然年紀小小却很懂事，幫父母割膠採豬菜，煮雞飼料。但也有在特殊環境下失教的孩子，教父母憂心白了頭髮。只不過乖或不乖的都沒有今日孩童這般幸運，處處有父母為他擋風遮雨，接送到校門口。母親說：一世入，一世命，沒得怨。

以前讀蘇東坡「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以為古人豁達，原來也有給兒女氣壞的時候。只不過以前的孩子活動範圍廣，那像今日孩子只能在屋內玩積木遊戲。有次看到孩子捉迷藏，竟把衣櫥當藏身之所，叫人感到心驚胆跳。因為緊密的衣櫥，隨時可以攫取他們的生命。

作為一個母親，除了希望孩子快高長大，也要時時注意他們遊戲時的動靜，千萬不要因一時的忽略，使全家一生都活在悔恨中。



風水書

在報上看到風水版有關房內的擺設，發現女兒的床擺錯了方向，反正閒來無事，就把兒女叫齊，幫忙把床位按照報上風水先生的指示，把正確的位置擺好。

先生放工回來，聽見搬屋的轟隆聲響，急忙上樓查究，我道出原委，他聽後一笑置之。

平時我喜歡閱讀報上這類文章的刊載，但因自己吸收力不強，所以讀後就忘，沒有什麼心得。

某日向朋友借了一本風水的書籍，正翻閱時，被先生發覺，他說：「妳不要看這種書好不好？上回妳只是看了報上的一點點風水記載，就把女兒的床位移來擺去，結果把床位靠近窗口，害得她每天早上一醒來就猛打噴嚏流鼻水。如今妳要是再看了這本風水書，有可能我整間屋子都要被妳拆下來了。」

當然先生是言過其實。但想想，家中大小向來平安，先生事業順利，萬一書內說這裡不好那裡要改時，要如何解決？這回輪到我收書嘆息了。





賣兒子

上了年紀的婦女，經常這樣感嘆，兒子自從娶了媳婦之後，就變得不孝順，事事聽從媳婦的話，少理母親，使母親受盡冷落與委屈。

我不曉得這些訴苦老婦人的兒子是本來不孝順，還是婚後受妻子影響，對母親冷淡。我知道一些為人兒子的對父母本就無甚孝心，老人却寄望他在娶了妻子以後從此態度改善。但兒子故態復萌時，老人就把罪咎歸於媳婦的身上，這是很不公平的。

有一次，我採訪結婚不久的朋友，忽然聽到她家婆跟別人說：「娶了媳婦，等於賣掉兒子。」這句話使我朋友感到痛心。

其實，這話早已不知傷害了多少無辜女性的心靈，受傷了的女性，一直都被這個殘酷的觀念折磨，苦不堪言。

仍有「娶了媳婦，賣掉兒子」觀念的人，却故意不提，別人娶了她的女兒也一樣賣掉了兒子！



穿新衣

每個星期一次的夜市場擺賣，給我們這個住宅區增添了许多生活的情趣。每到黃昏時候，就會聽見左鄰右舍大聲的定下今晚逛夜市買衣服的約會。

當然，女人最喜歡光顧的還是那幾攤成衣檔。因為款式多，價錢比百貨公司不但便宜，還可討價還價。

尤其是新年來了，大家都緊張而興奮的問：妳買了新衣未？今年做幾件新衣？好像沒有穿新衣，就過不了新年。

最怕的還是盲目跟着潮流走，有一年流行烏鴉裝，整條街上走着的，都是黑衣黑褲的年輕人。如果倒退幾年，在新年喜氣洋洋的氣氛裏，這種衣著，不被長輩責罵才是奇事呢。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喜歡那些黑得黯淡無光的顏色，反而是年紀大的嬸姆或嫂嫂們的衣裳，才有那麼一點點的紅。難怪有人說，這世界變了。





求靈籤

到廟裏燒香的人，除了求財■告平安，很多都是對神桌上那一筒籤枝情有獨鍾的。

情竇初開的少女，更希望到廟裏去求籤，希望神給她正確指示。抽到此屬美滿良緣的上籤，少女臉上，流露出掩不住的喜不自勝。

朋友與她丈夫的感情向來不甚和諧，擔心將來未能白頭偕老。有次帶她去廟裏求籤，看神可知她有美滿的結局。結果求得籤詩曰：「不須作福不須求，用盡心機未休，陽世不知陰世事，官法如爐不自由。」你說妙不妙？

積善因，得善果，是佛家善惡果報的玄語。陽世不知陰世事，說人的福份是前世為善的因果，一切自有上天的安排。其實夫妻之間的感情，都需要兩人努力去營造，維持和容忍；我側相信人同人有個緣份，到那一月那一日，走至盡頭，留都留不住。



珍藏物

整理衣櫥時，搬出許多孩子的衣櫥，都是短得不能再穿的。還有小髮飾、小狗熊，有些還很新和漂亮，翻出來另外收入紙袋，打算另贈他人。

女兒看見了，一把翻出紙袋，抽出幾個小髮夾、狗熊。雖然她已漸脫離抱玩具的年齡，但這些曾是她孩提時最喜愛的飾物和玩伴，因此有意留存下來做紀念。

有許多人，就是這麼會把東西藏了一年又一年。有的朋友把她藏了十多年，她少女時期穿過的迷你裙給女兒穿上時，彷彿看到她過去荏苒年華時的影子，心裡湧上萬般感觸。

我雖然沒有收藏東西的耐心，但我也不隨意丟棄丟人家的東西。因為不要的東西一定要自己丟，舊東西若有絲絮與你情感相連，這絲絮單單只有你知道，別人永遠不會瞭解破銅爛鐵的意義。替別人丟錯了東西，再也找不回時，可能要被人怨一世，自己心裡，肯定也不好受。





安全感

每次出門，女兒總喜歡搶坐在汽車的前座。有幾次問她原因，她說喜歡坐在爸爸的身邊。

記得她小時候，每次看到新娘，就露出羨慕的眼光，問我什麼時候她才可以結婚，恨不得自己早日披上嫁衣裳，她要嫁的男人就是她爸爸。

在女兒的眼中，爸爸是穩重的、可供依賴的，尤其是要錢就給錢的便利銀行，嫁給爸爸最幸福。有幾次看到我們兩人在談話，就趕緊擠在她爸爸懷中，湊份熱鬧。

由女兒小時的心願，使我想起女人在擇偶時，常以男方穩重為條件之一。初出來社會工作的少女，生命如一隻彩蝶，善於編織美麗的夢，却頗喜歡那些其實已成為人家的丈夫或父親的男人。因為他們有份少男不及的安全感、成熟，對人關懷之餘，還有不絕的溫情；讓女人在撒野後，心靈仍有充實、溫柔的感覺。



女人情

老陳雖然是一家之主，但在太太的心目中，他的地位要排行到第四。為什麼？且聽他一一道來。

每天他聽見太太第一件事是關心兒女全回齊了沒有？功課上有沒有難題？

第二，是整弄她那隻純白狐狸狗，檢查牠身上有無跳蚤，然後跟牠輕撫細語一番。第三，太太會看著她親手栽種的玫瑰花，那一盆剛發了嫩葉，有了幾朵苞蕾；才彷彿憶起有個老伴，回頭向他大聲嚷：「放工回來這麼久，你沖過涼嗎？」

老陳口調輕鬆、談諧有趣。從他的心聲裏，我發現「愛」在女人的心裏會有幾層的蛻變。年輕時女人常把愛注重在丈夫的身上，後來兒女轉移了她的心思。當兒女可以展翅高飛時，丈夫却埋首在如日中天的事業上，她開始品嘗到寂寞，只好寄情在寵物或花草上，不知不覺間就這樣把丈夫忽略了。





中元節

中元節在大山脚，每年都掀起一番大熱鬧。

我站在號稱全馬最高最大最威猛的鬼王神像前，想像陰間小鬼碰上鬼王時會如何的抖嗦。

最引起高潮的是焚燒鬼王的那一夜，街道就被當局申請禁止通車，許多誠心人士早就聚集在一堆，等候有關人士把鬼王點燃。

在紅紅的烈火下，鬼王着火的下肢慢慢軟塌下來。我第一次在現場觀賞，發現四週竟跪著好多個男男女女，當街點起香燭，向鬼王謝願，喃喃禱告。

人人都說鬼王相當靈驗，看男人女人的口中唸唸有詞，他們在跟鬼王祈求什麼？男人求財，女人求什麼？當然是丈夫對她的忠心，兒女的乖巧，私房錢的增多吧！

我什麼都不敢說不敢求，怕萬一靈驗獲得了想要的東西，恐怕自己沒有勇氣，當街下跪向鬼王謝願呢！



白髮下

最近認識一個朋友，四十四歲的她生了一頭的白髮。幾次聊談，才知道她在卅二歲那年喪夫時，長女十二歲，一對學生兒剛滿週歲，丈夫只留下一堆雜貨店，以及這七個兒女。最初由丈夫的弟弟幫她辦貨買菜，後來因他也有工作分身乏顧，朋友只好咬緊牙根獨自挑起這付擔子。

十二年過去，她在買賣聲中養大七個兒女，也在討價還價中熟悉市場的價格。

我想起一些女人面臨丈夫的拋棄或突然死亡時，往往楞徨失措，或帶着一群兒女讓記者拍照，然後孤苦的說：「失去了丈夫，以後生活，不知如何是好」

這句「如何是好」，常叫我讀了為女人的迷惘感到悲哀，也因此更想起我這位滿頭白髮，但時露笑容的堅強朋友。





大肚腩

人們常說女人一到了中年，就會失去苗條的身材，也許是生活的舒適，或是兒女長大少了一份操心，所以在心曠神怡之下，漸漸變得痴肥起來。

其實，以我在街上所見，或朋友群中觀察所得，不僅是女人，連男人也一樣，人到中年，就不期然的發福。

有些男人胖得真難看，尤其是他們的肚腩，大得像在懷孕四個多月的女人，實在大得難譜。

有幾次我在街邊小食攤，或在汽油站等着添油時，看到男人竟然把身上的T恤拉上半身，露出個白哲的大肚腩，我不禁問同行女伴，這些男人是否也患上暴露狂？

女伴笑曰：他們這樣做法，是貪圖涼快呵。

我却從此想起小時候看潮劇電影劇裏當劊子手的男人，每當要處斬一個犯人時，他手上彈着大關刀，露出的，正是這麼一個突出的大肚腩！



發牢騷

我總覺得女人最會發牢騷，因為女人常自詡所受委屈多。而女人對女人，應該十分體諒，只因對方所受到的不快，正是自己曾經遭受過的處境。但也許是同性相斥，我從談話中發現，女人其實並不同情女人，有時還會藉詞加罪於女人。

最普遍的就是朋友提起夫婦爭執的起因和始末，每個女人心裡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希望老公讓步一步，屈服於她。可是，女人聽後却感覺眼前這朋友太不可理喻時，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未給予正確的分析，還用口是心非的口吻去安慰她。等朋友走後，女人就對老公燭然一笑，然後把朋友的故事加油添醋的向老公轉述時，一味指責朋友的不是。她忘了，當事情降臨自己的身上時，她也是如此。

女人應該醒覺，除非是相當知心的朋友，才能共擔快樂和憂愁。把自己的傷心事像叫化子的爛腿，隨意向人展示，對自己毫無用處，只有徒惹人笑柄。





女歌手

近來看一些咖啡室也得撥個地方，擺個台位，放個電子風琴，請個歌者來，以期號召顧客光臨。由這番用心，可見市場上生意的難做。

吃一碟雲吞麵，或來一杯咖啡烏，坐下來靜心享受吧，費用當然要增加幾毛錢。但有風琴聽，有歌女的輕擺柳肢，動聽的歌聲，總算值得吧。每次為了要填飽肚皮，吃一碟福建麵，在這種場合聽歌，我就不期然的跌入回憶少女時期看歌台的情景。

難以忘懷的是，有一次出場的女歌手年紀約有四十歲。但一展開歌喉，可是如沐春風，讓人聽出耳油。可惜一歌即罷，就被台下無行的男人噓聲四起，喊着這麼老了不如叫她回家帶孩子去。

我不曉得這名女歌手聽了感受如何。但從那時起，我知道男人看見女人色衰蒼老時，所有的愛慕全消。這也是靠青春，靠臉孔吃飯的女人日後的悲哀。



鬼故事

也許人在平淡的生活中，不斷要尋求驚險的經歷或刺激的遊戲。當朋友提及某間旅舍據說鬧鬼時，有人回答嚇死人，却也有人說那是一個難得的經歷。

所以，在平靜無波的生活裏，大家聚首無甚新鮮話題時，朋友最喜歡講鬼故事。以他略帶誇張和敘述逼真的本領，把大家帶入一個恐怖的高潮裏。這是大人善玩的把戲，尤其更喜歡用鬼故事來嚇唬孩子。

小時候到亞媽家，要經過一道長長的走廊才抵達她的房間。年紀大的表姐常說夜深人靜時有個女鬼坐在走廊處，把頭摘下來提在手上，一手握着把梳子，慢慢的梳着頭髮。我每次都聽得毛骨悚然，夜晚要起來如廁，想起這恐怖的女鬼，只好縮在被窩裏，蜷睡到天亮。

直到現在，這可怖的故事仍深深的佔據在我腦海中。

也教我看到孩子時期受恐怖故事所轟動的後遺症。我決不以鬼故事來嚇唬我的孩子。





買保險

讀書時期，每天從學校騎着腳踏車回家，天氣的炎熱，常因此吃不下午餐那頓飯。除非有一杯冰水佐餐，否則寧可餓肚子。那時期，家裏沒有雪櫃，常常要設法躲過父親，到附近咖啡室去買五分鐘的冰塊，回來弄冰糖水。冰熱交替的吃法，終於在此類引起了各種病痛。

先生每逢見我深受痠痛的折磨而愁眉不展時，就笑說女人都是紙紮的，不是腰痠，就是背痛。我想起人生多變化無常，多少年輕人正值有為英年，忽然因一宗車禍或一場意外而死亡。對自己體質的衰弱，也許在世時日不長，心裏就掠過一絲悲傷。

如果我身邊有錢，真想為自己買多幾份保險，有日我撒手西歸，那幾筆賠償金，正好給先生娶房新妻子。他聽了給我莫測高深的笑，猜不透心裏在想什麼。而我雖然語氣淡定，內心的奔騰，却似高山瀑布，嘩啦啦的直瀉而下。我真的如此大方嗎？想着，眼眶不禁紅了。



黑和白

女人的穿著，越來越自由豪放，對黑色的喜愛，更是十七、八歲女人的特色。

我在少女時代，雖然喜愛一些深沉的顏色，但家長對黑灰色的敏感，常要設法阻止這兩種顏色的衣裳著在我的身上。那是戴孝的表示，他們是這麼認為。

現代的女孩已經沒有了這種約束，或者是家長失去了管制的權力，女孩喜愛穿上叫人悚然一驚的全身黑裙，要不是肩上那點紅色，彷彿是時下一般人戴孝的裝扮。

以往認為是家長敏感才反對這種穿著。但年歲增長，竟發覺原來年輕女性的穿著特色不是全身白就是全黑，從她們的裝扮，我看到了過去自己的影子，才知道那種穿著絲毫不美麗。

尤其是看到女人穿上白衣白裙白鞋白手袋，再在髮上繫了一條白絲帶時，更像是看了看酬神戲台上那類扮演喪夫女人的穿著。





婚外情

新生活報的專欄「婚外情」系列，刊了一年之久，有些是當事者自己投稿來，有些是托人代筆。據說自從開版以來，受歡迎程度，幾次欲罷不能。

主要原因，是每篇皆屬真實故事，而且從故事的片斷中，讀者可以知道，何以一宗宗的婚姻會生病，或加以探討，以及如何去補救。

有人以為婚外情只屬於男人的專利。其實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女人要是偷起情來，胆量肯定不比男人遜色。

當女人埋怨丈夫對她不夠細心不夠體貼和關懷時，如果做丈夫長久忽略她的心事，很容易把女人推向別人的懷抱。女人的感情細密而輕易受感動，一生最速戀的就是丈夫要給她愛情。當她目感身受委屈、內心又處於徬徨的時刻，只要外頭的男人適時給她善意的關懷，或者輕言細語，她就會對那個男人動了情、有了意，輕快的跌入心碎的網裡，讓感情出軌。

當然，很多時候都是得不償失。這也是女人在感情上容易自我尋找受傷、脆弱而又悲慘的一種缺點。



黑禮服

每一本時裝雜誌的內頁，多數穿插一兩件純白色的結婚禮服，即使是已婚的婦女，也會對美麗高貴的結婚禮服，露出欣賞的神色，或讚不絕口。

我向來反對別人譏笑女人是服裝的盲從者，外國流行什麼，她就穿什麼，凡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一定曉得自己的身裁適合穿上什麼樣的衣服款式。

近日聞報，說美國服裝界有位服裝設計師推出了黑色系的結婚禮服，據說年輕女性的反應相當不錯。

我們華人，向來把黑色視為禁忌的顏色，雖然近年來，黑色一直受到設計師和消費者的寵愛。但穿上黑色結婚禮服，畢竟是一種反傳統的歪風，希望這種設計，不會受我國的新娘子所鍾愛，群而穿之。

否則，儘管新娘子為追隨潮流，但在大喜日子裏穿上黑色結婚禮服，被不明就裏的人看了，還以為這女人死了丈夫，穿上黑黑的孝服，這種「頭彩」，真是大衰啊！





不轉播

G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傾訴她心裡的委屈。我只能輕拍她的肩膀。夫妻之情正如廝守在嘴裡的舌頭和牙齒，日夜相對，關係何等密切，牙齒偶然也會咬痛舌頭。對於她們夫妻間的糾紛，我只能做個安靜的聽眾，當她發洩了心中的不忿，一切就會雨過天晴的。

老公對G紅著雙眼走出我家大門感到好奇，我微笑不語。我覺得，G把我當心腹，她對我信任，她把心中的苦衷向我吐露，她知道我會為她保密，不向外宣揚她的心事。

老公雖是我至愛的親人，但G信任的是我，我沒有必要把她的心事向老公轉播，再說女人話題多少總帶有些婆媽話。我無需把老公變成一個婆媽，愛探聽女人情事的男人婆。



戴戒指

戒指，在少女的心中，是個美麗的配飾品。

尤其是戒指代表的意義，可以使她在衆多女友群中，顯示自己名花有主，幸福的將來就在眼前。所以訂婚後的女人，喜歡將她無名指上的戒指，有意無意間向人展露。

偶然的，在女人一隻手的五根手指上，發現其中三根手指都套上了指環，深感迷惑。難道是這個女人，與三個男人訂了婚，或是女人的愛美，已到了像印度女郎那種發癡的程度，只差鼻子沒有跟着穿上幾個金洞。

深究其因，才知道女人的手指套上多個指環，原來是循從相師指示，意謂經此即可套住叛逆性的孩子，乖乖順從母命。相命師之言，是否靈驗，日子尚長遠。這使我想起小時候惹怒了母親被罰站在她用粉筆畫成的圓圈內，不准跨出圈外。而我一直伺機從她忽略的視線下溜走。

女人第一次戴上戒指，是與人訂下終身之約。第二次套上戒指，是想套住兒女的動向。雖然一樣為情，却是兩種不同的愛心。



鞭炮响

今年政府宣佈解禁燃放炮竹，是給準備迎接新年歡慶的華人一項大喜訊。即使到了元宵節，從大街小巷到家裏，到處還傳來炮竹連聲。孩子們歡樂的爭執着，是自己的炮竹聲最響亮，還是誰燃放的烟花最美麗，而吱吱爭論的童稚聲，都被連綿不絕響着的炮竹聲所淹沒了。

在孩子歡樂的笑聲中，最慘的是家裏養的那隻狐狸狗。因為炮竹的聲響，使牠誤以為是政府派來射殺野狗的神槍手在施放殺手鎗。只要炮聲響起，就驚嚇的狂聲哀吠，連鐵鍊也差點被掙斷了。這幅景象使我想起母親曾經講述過的，她在幼年時期適逢日本人南侵，每每聽到警報或飛機的轟炸聲時嚇破肝膽。從家犬的狂叫聲中，我彷彿體會到母親當年在那種情形下如何的魂飛魄散，從而感到自己的幸運。由始至今，我仍然站立着的，是在我們這塊國泰民安的土地上，可以欣然的觀賞着兒女燃放一串又一串的炮竹而感到歡愉。



聖誕卡

合艾的手袋和衣裙的美麗，妓女的年輕和價廉，都是假期中男女最愛選去的地方。所以有去合艾，男買肉，女買皮的諺語。

為了避免丈夫受不住誘惑或召妓，許多女人都不鼓勵丈夫到這國家去。可是對以駕駛囉哩，川行在北馬和合艾之間運載貨物以賺取生活費的男人來說，女人只有強忍妒忌和猜疑，希望丈夫能潔身自愛，忠於自己，聊以安慰。

當一張以泰文簽名，四周滿是粉紅色玫瑰幽香的聖誕卡片，由合艾郵寄到家中來時，妓女的多情，就此使男人的不忠無所遁形。

所以女人握着那張卡片說：讓丈夫到合艾去，看妓女連聖誕卡都按址寄來了。語氣雖平和淡淡，但只要要是女人，都體會到那種「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的感受。女人對丈夫的失望，暗目的不滿和怨對，也就此產生。





靠自己

我常看到一些懷孕婦女到醫院去復診時，都有丈夫陪伴在旁。

這些女人的命水相當好。也許她的丈夫是個知識份子，高薪之外，還可隨時請假，陪伴太太看醫生。

我有幾個朋友，個別嫁給各種行業的丈夫，有的糊塗、有的駕駛囉哩。當妻子臨盆在即，不是一個電話，就能隨時把丈夫召回身邊的。雖然女人喜歡丈夫陪伴，以表示他們的體貼，但若環境不許可，女人只有靠自己去解決面臨的難題。

像劉膠嫂最近又懷了胎，夫婿商議後，她獨自上醫務所，找醫生墮胎去。近來百業蕭條，割膠生活也苦不堪言，為了要增加一天的收入，不得已只好讓劉膠嫂自己去進行。而囉哩嫂，碰到丈夫出車送貨去，她一陣肚痛，知道孩子即將出世，隨即收拾用物，叫鄰人幫忙看顧家裏的孩子，自己騎摩多車到二哩外的醫院去。



交疊坐

專家說，從女人的坐姿，可以看出一個女人的性格。

專家舉出女人坐時的姿勢有兩腳微斜、兩腿合攏、兩腿交疊、腳尖交叉……不勝枚舉。

而我發覺，任何一種坐姿，都沒有兩腿交疊那麼舒適和安全。

新式的房子裏，擺設各種款式的沙發，有設計寬闊，有的坐墊深入。當你坐下時，儘管兩腿緊攏，認為坐姿優美斯文時，終不妨這樣試一試：

在這種坐姿下俯下身回望，妳就會知道，這種認為安全的坐姿，當有人坐在妳的對面，就會望見妳兩腿合攏中的空隙。再不小心兩腿偶然微開，春光一洩，洩得不知不覺，看到的人也感到尷尬。

而如果每個女人都換用兩腿交疊的安全坐姿，妳說，專家從女人單一的坐姿來看，又能看出什麼性格？





三法寶

如果有人問：女人的三寶是什麼，一定有人毫不猶豫的問答：「一哭、二鬧、三上吊！」

我想這是舊式女人在傷心悲苦又自認無計可施時亮出來的殺手鐮。當然，也不是每個女人用上這三招就見效的。遇上對方是個不解柔情，不憐香惜玉的鐵漢，這些招式只有白費心機。

其實這三招裏，哭和鬧最惹人討厭。多少女人獲知丈夫有了新歡之後又哭又鬧的，然而能夠挽回什麼嗎？要是為了丈夫在外頭的女人，而自甘落敗的以上吊方式來抗議對方的薄倖無情，吊死的是妳自己啊！

女人何嘗不曉得男人也有三招曰：「一瞪、二打三兇殺！」所以即使在氣憤下也不敢說嘲罵男人，因為若是激起他的殺心，殺的就是她。女人也往往在這種情形下不敢對付男人，只好毀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女人。



海誓山盟

許多人都有那種感覺：愛情即使不隨時光消逝，也會隨時光的流逝而黯淡下來。

但女人偏偏不肯接受這個事實，所以常喜歡抓住在外奔忙了半天，疲累歸來的丈夫問：「你會永遠的愛我嗎？」

我以前以前也曾這麼問過枕邊人，也許問得多次他也不耐煩了，索性一本正經的問：「妳要聽真話，還是聽假話？」假話是根本不必經過考慮就可一口回答案。

一個人如果能活到六十歲，到了四十歲，還有廿年的路，誰能預料誰對誰的感情有沒有變？誰又能預知在未來那條路上會碰見個共同欣賞美景的伴侶？將來的感情會否變遷，是人不能預料的。

細心一想，這又何嘗不是今日許多人的處境。多少昔日山盟海誓的人，誰又能預料到將來他們走上的，是離婚的途徑？「我會永遠的愛你」，啊，這是一句不能掛在口頭上的，不真實的承諾。





原配庶配

有次和一對夫妻談話，他們提到小時候生活的困境，都是由於父親有兩個老婆所致。

我頓時如獲知己，忙問對方，他們的母親是屬於嫡配或庶配。

兩夫妻齊聲回答：「如果是小老婆生的就好命了。」

不知怎的，我忽然感到一陣心酸。因為我屬庶配所生，但我那裏有好命？

我不否認很多男人在外頭有了女人後常薄待家中的髮妻和兒女。尤其是身為大妻所生的孩子，看到外頭那個女人豐衣足食，盡得父親的偏愛，恨不得將那女人吞下肚裏，替受委屈的母親出口氣。

嫡母南渡後與我們同住，對我們的佻皮喜歡向父親打小報告，使我們受到父親的鞭打。「打在兒身痛不在娘心」是我們當時的生活寫照。她與母親之間也時因妒意而起爭執。事後母親常因此毆打我們出氣，給我們幼小的心靈帶來無可磨滅的傷害。



廣積善因

女人到了卅歲仍未婚的，大多數都是被母親三催四逼。母親的操心，往往加重了女人心靈上的負擔。

結婚一定比單身來得幸福嗎？

記憶中，小時候見鄰居婦女和母親閒聊，通常都互相申訴自己不快樂的婚姻。其實有誰担保每個人結婚時眼睛都是雪亮的，等到激情過了，發現枕邊人並不盡如心意時，不管是痛痛快快的分開，或吵吵鬧鬧的生活在一起，還是生活在一起而各自抑制不吵也不鬧，但內心裏都不是快樂的。

也有些夫婦婚姻幸福，叫人看了羨慕嫉妒忌。但退一步想，如果這種和諧正如佛家所說，是前世為善的因果，才修得此段美滿良緣，則是各有前因莫羨人之說了。

未婚的女人，快些廣積善因，以期感動上天，賜給妳好運氣，嫁個好夫婿。





萬念俱灰

每次看到萬念俱灰這四個字眼，就會感到觸目驚心。

當一個人感到萬念俱灰時，他心裏空蕩蕩的，腦海一片空白，只覺得生存下去，已沒有什麼意義。

女人如果感到萬念俱灰，應該是婚姻不如意帶給她的打擊，或風流丈夫使她覺得世間無可留戀。

每個人對携子自殺的女人，不管是服毒、跳海或跳樓，都覺得她愚不可及。但沒有人能深入了解她在孤苦無依時的空蕩感受。如果她一生只為丈夫而活，而丈夫不如她意願時，她的世界已開始黯淡無光。不管她是否自巔牛角尖，携子女陪葬的舉動當然要受人譴責，但還是無人可以體會到她生前心底的悲愴。

我尤其同情印度婦女，她們在印度如果嫁粧不豐厚，就有不幸的遭遇。在此地，當她有個不快樂的婚姻時，她一樣掙不開心靈上的死結；淋煤油自焚或臥軌自殺，就是她們時常採用的抗議手法。



中秋佳節

中秋節的晚上，附近的小孩子都出來過節了。外面的笑聲和鬧語，激盪得我無法定心寫稿，走向窗口，夜色中只見點點燈火盪漾。

那是小孩子提的燈籠火啊，就在這時，孩子提起老師在班上講的后羿射太陽，以及嫦娥奔月的故事。在我的生命中，這是多麼遼遠的記憶啊。

這一帶的住戶區，住的多是新思想的年輕人，「拜月亮」早已成了往日的舊夢。只有在孩子提燈籠的時刻，憶起了中秋節的來臨，在孩子的喧鬧中，記起了后羿和嫦娥的故事。

心裏頭忽然湧起了幾許的歡樂，在這個節日裏，許是想起了小時候自己也曾像外頭的孩子一般的開心笑鬧過。一股衝動，帶着孩子，驅車到對面村裏一兜。居然發現，還有這麼多人沉醉在嫦娥的故事裏，擺着各色美麗嬌艷的花朵、金錢粉和古龍水，在拜月亮呢。

在搖曳的燭影下，洒了一地的月光，使我回想起少女時期曾在這個佳節里仰望星空，企圖從那一團明亮的圓月里搜尋嫦娥和吳剛的一絲半跡，可見得傳說中嫦娥奔月的故事曾經豐富了我的少女生活。





長期飯票

發現一般夫妻共同生活了十多年，或兒女已經成長，很自然的兩人卻沒有了往日的熱情。尤其是男人，在態度上甚至判若兩人。你進我出，仿如走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沒有口頭上的關懷，沒有驚喜的目光。當年戀愛時情話恐說盡三天三夜也表達不了自己情意的熱度早已消失。

尤其男人以為女人一旦成了妻子，只要給予她足夠的家用和零錢，即已表示自己的盡責。却不了解女人已反過去的單純，只要丈夫對她施以柔情，才叫她歡顏以待。

我相信在我們的周圍存着這種現象的例子很多，否則當女人提到丈夫對她漠不關心時，不會那麼真摯，在無可奈何中又忍不住向閨中好友吐露，以抒發心中的苦楚。

在女人有能力自己謀求一職，賺取一份不菲的新水時，她所注重及要求的，是丈夫對她的態度，而不是要他的一張長期飯票。



披上袈裟

女人常誤以為嫁了人，從此就有好日子過。

結果在柴米油鹽的生活下，還要對丈夫的夜歸、孩子的學業及家庭瑣事而大傷腦筋時，就要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甚至自我擷揀早知結果如此，不如早剃了頭做尼姑去，省得六根清淨。

記得在少女時期，有個朋友和我提起了婚姻。他說女人應該為了愛情而結婚，千萬不要以逃避生活的不滿而尋找婚姻的庇護；因為婚後的生活不止除了她，還有丈夫，往後再加上孩子，是那麼複雜的變化。如果一個女人以為有個家，從此脫離煩惱和憂愁，那她對生活將感到極度失望。因為即使剃了頭做尼姑，也許披上袈裟事更多，沒有人能真正心如止水。我牢牢的記住這番話。

我相信有許多女人仍然不認識婚姻的真諦，因此以為嫁了丈夫，從此過着穿金戴銀的快樂日子，等到發現事與願違，抱怨也於事無補。



中年心境

年輕的時候，我最喜歡看言情小說。其中的情節，最好有悲歡離合，甚至在結局時，不一定要有圓滿的安排。那篇小說能否引入垂淚，只有靠作者的描寫功力如何。

到了有電視劇，很多苦情戲要扣人心弦，就看演員淋漓盡致的演技。

那時期常和母親一同賞戲，戲終時萬一男女主角相會或結合，母親就會笑逐顏開。當兩個主角塵塵淪淪後依然沒有圓滿的結局，母親也要嘮叨個不休，怪那場戲的故事不好。我聽了總認為母親的要求未免過於老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日日有人上演着，那見得每個人都一定有喜劇的收場。

當自己漸步入中年，看小說或看電視劇，竟然也開始喜歡看男女主角大團圓的結局，好像也步入母親當年所企盼的情緒裏。

也許，這也是每個女人步入中年後的心境變化吧



東山再起

朋友帶我參觀一棵樹，說是一個少女因為在感情上受騙，傷心之下在這棵樹上投縊自盡。

那是一棵樹身相當粗大的樹木，葉子幼小而濃密。朋友指着樹幹上鮮明的綠色打叉點，說是附近的人請來齋姑，為死者超渡後做的法術，以及枝桠上那很貼着的，經風吹雨打已剝落大半的神符。

然後整個晚上，我不斷的看見這棵樹在我夢中搖曳。

女人常把愛情當成一生的財產，得之，幸運；萬一失去，總有機會再尋回。可惜女人一生為情所困，沒有勇氣接受感情上的變化。

華人有句成語「東山再起」，是個多麼美麗的景色。為什麼女人不能在一次感情的失敗中吸取經驗，情願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這是表示什麼？抗議嗎？向誰抗議？他若有心騙妳，早已是個沒有知覺、沒有良心的人了。





老蚌生珠

現代人怕生下多個孩子，一是經濟難題，唯恐兒女過多，教養不足，反拖累他們。二來是感嘆現今孩子反叛性強，不聽教導，氣壞老父母。所以現代人身邊有兩三個孩子，已是個滿足的數目。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代溝的存在，但我也深信華族子弟不會如此沒有人性，或者沒有反哺之心。如果我們悉心教育兒女成功，即是我們此生最大的收穫。

我倒是擔心他日兒女成長各奔前程後，剩下兩個思想有別、樂趣不同、語言乏味、相對無言的老夫老妻時，日子是何等寂寞難過。假如這時能再生下一個嬰孩，那將給遲暮的人帶來何等的快樂、熱鬧和另一番生活上的神像。

然而，人一旦清閒慣了，老來臉皮薄了，有誰願意再抱十個月的大肚子，博人嘲笑，而老蚌生珠呢？

這純粹是我的一個奇妙的想法。



成人玩具

自從添購了洗衣機，家務方面省了許多時間。

只要將一大堆的衣物丟入那一個四方形的塑膠箱子裏，然後把電掣一開，水份充足，那些衣物就似跳舞一般旋轉，主婦可以任自做其他的事。一個鐘頭後衣物洗妥，那箱子咣一聲響，只要把箱蓋一掀，衣服已扭乾似隔夜的油炸鬼，經風一吹，乾爽了事，多麼方便。

有個寫作朋友給洗衣機取了個動聽的名字，叫「成人玩具」。

以前孩子常換洗衣裳，洗得我筋疲力盡。現在有了這玩具幫我做事，我已不介意孩子一天裏換洗多少次的衣物。看過衣服髒，就撒下洗衣粉後再放些漂白粉。

昨日閱報，在常識版裏發現用多了漂白粉，如果沖洗不潔，會使孩子的皮膚受損。才知道東西和食物一樣，吃得太多，或者吃得不仔細，都有受硬的可能。



一抹不屑

當一個女人對你數說她家的舒適，丈夫賺大錢，又如何的對她體貼入微時，妳除了頻頻點頭，露出羨慕的神色之外，最好是掉口稱讚她的命水好與幸福，希望自已下輩子也能修到似她今日般的福氣。

千萬記着不要打蛇隨棍上，也對她提起妳家先生其實也是一個人材，以及他如何賺錢養妻活兒之餘，還有汽車讓妳代步，洋房為妳遮風避雨，有餘錢讓妳選購心愛的首飾，以及出國旅遊散心。

不知誰說過：女人因為自己站在幸福的高峰，就希望看到山腳下的人個個婚姻觸礁。我想，說這句話的人必然有很尖銳的觸覺，而且碰過這門釘子，所以針針見血。不信？當一個女人坐在妳面前，滿足的數着她的幸福時，如果告訴她，妳也正是這種幸福的女人，妳注意看，她流露的，是不是一抹不屑的神色？



結婚禮服

十多年前，結婚禮服沒有今日這麼多花樣，尤其是新娘在卸裝及婚宴當晚所著的晚裝，只是綉上些飛禽，或是用珠片釘成花朵，像足了歌星在台上穿著的戲服。如今看櫥窗內用純色厘士製成的晚裝，以同等布質製成波浪形，特出的款式，塑膠模特兒高挑的身材，尖隆的鼻子，小巧的紅唇，再加上粉紅色的膚色，是那樣的搶眼。在櫥窗內燈光明亮的照應下，把結婚禮服的美都呈露在我眼中。

有人說，男人卸下結婚禮服後，一手就挑起了家的重擔。而女人，不管在婚前婚後，一直希望活在夢幻中。

我常常在商店的櫥窗外看到這些美麗設計的結婚禮服時，就忍不住駐足觀賞，心裏真希望再著一睹這麼美麗的結婚禮服。有一天向先生建議：兩人不如去租一套來穿，然後拍張結婚照留念，看看十多年來，兩人的臉上，到底增添幾許滄桑或得意。

先生橫了我一眼，笑罵：發什麼神經。





破籠而飛

男人在外，見多了形形色色的艷麗，不自禁地將家裡的太太做個比較，一顆心自然地躍躍欲試。閒時與孩子打打牙祭：「娶個新媽媽給你們好不好？」以此探一探孩子的反應，或許純為自我娛樂的一種方法。

但話傳到太太的耳裡，她內心的翻騰就不是為丈夫所理解的。只因男人慣於把太太當成關在籠裡的鳥兒，早已習慣了被收養的生活，即使打開籠子，讓她獨自去闖，也認定她沒有胆量在遼闊的蒼穹下翱翔。

女人為了家，付出了她的精力和青春，天地之狹窄，如果連她滿盼丈夫的愛和關懷也得不到；再加上男人不思如何製造生活情趣，以為只要給予家用，就是盡了責任，她的失意可想而知。碰到如此缺情的男人，不必等到他另納新嬪，女人早就一直伺機，破籠而飛。



難捨難分

女人之間的交談時常會涉及兒女多寡的問題，因此有個結論，凡是現代女人，都不主張多子多福的觀點。

女人認為現代孩子多項劣，貴精不貴多。子女少可以悉心教養，將來成龍機會巴仙濃。

當然，少經生育還可使女人保持美好的身段，出門訪友，略經打扮，姿色仍可撩人。那似一些經常生育，忽略五官和身裁逐漸扭曲的女人。人稱一句黃臉婆，自卑在臉上，心傷無人知。

雖然人人口頭上稱目前生活艱難，教育費用高，養育太多孩子恐怕負擔不起，但這並非主要的原因。女人之不願多經生育，究其實，是現代人對自己的婚姻沒有多大的信心。想及他日萬一婚姻起了變化，離婚之時，孩子歸誰，那種難捨難分，才真的是叫女人牽掛於懷。



長相厮守

在現代格言錄裡讀到伊麗莎白泰萊結婚七次所持的堂堂理由，她說：「女人不可能長期的嫁同一個男人。只不過短短時間，他已不是結婚時的那個人。」

男人，是不是這麼千變萬化的呢？

有些男人婚前萬般體貼，婚後一旦在外碰到不如意事，回家就把氣發洩在太太身上，怒吼一場。有些男人對人口若懸河，滿腹見聞廣的樣子，對人十問九答，有時還在話題上加以補充，對太太的疑問難題置若罔聞。

最普遍的還是有些男人在外花錢闊綽，同朋友看場陳燕妮率領的脫衣舞，出車又出票，幾十塊錢如流水般花去，對兒女要討幾塊錢買圖書的要求，充耳不聞。

伊麗莎白泰萊的見解不無道理。不過我們女性慣於逆來順受，即使「他已不是結婚時的那個人」，只要他還負擔這個家，也就長相厮守一生。



芳心竊喜

有人抱怨做家庭主婦真不是好滋味，我有同感。每天不是煮飯燒菜抹窗洗地板就是看孩子，天地之狹窄，有時真想學人拉開喉嚨高喊數聲，以洩心中之悶。

但回頭想想，有機會安心做個家庭主婦也是一份幸運，至少不必去辦公室受氣看人臉色；也不必在外勞累了一天，下班匆匆回到家裡還要趕做瑣碎的家務。愛抱怨的女人儘管對這種日子吐口水，但卻不思改變，說穿了還不是留戀做完家務，閒時可以睡場午覺及看兩卷錄影帶的生計。

我發覺很多家庭主婦臉上洋溢的快樂，足以反映她們內心的滿足感。也許是家庭主婦對生活或物質沒有什麼冀求，在付出了精力和青春後，雖然私房錢少，但只要丈夫健康，兒女乖巧成績好就心滿意足了。即使愛在口頭上囑咐做家庭主婦是如何的單調和苦悶，那純粹是心裡一點點自卑在作祟。當看到一些人為了辦公室內的風波而煩惱時，家庭主婦總會為自己抓到的是真真實實的幸福而芳心竊喜。





男人賜吻

公司裡幾個女工正圍在一起交頭接耳。

她們手上拿著幾張照片，在討論那一個人妖較有女人味。

這些人妖是應了某酒店之邀，趁新年歡樂的日子裡，在酒店內演出。公司正好接受承印這批入門票，及手上的彩色劇照宣傳書。

這些人妖個個漂亮嬌媚，穿上女人的衣裳，腳穿絲襪，一雙腿比女人還要細長美麗。如果不是喉頭上那粒突出的核，真叫人雌雄莫辨。

難忘有一年，我到合艾參觀人妖歌舞團的演出。打扮嬌媚的人妖演到半途時，個個下台來向前座的男人賜吻。那時被吻的男人都顯出一副受寵若驚的神情，喜不自勝。

老天，人妖與他們，都同是男人。只不過生理上的差別，使他們變成陰陽不分。但自認幸運被吻的男人連頸上的口紅都不捨得拭去，至今我印象深刻。



人心肉做

閒話家常時，女人總是傾訴著自窮的委屈。

原來彼此嫁了人，肚飽身暖之餘，對生活仍有許多抱怨。要怎樣的生活才算美滿？房子和汽車，還有丈夫深濃的愛情，這些都是少女時期大家都嚮往的生活，如今身歷其境，想要的都有了，却仍感到不滿。

我常常想起丈夫為生活奔忙而淌下的汗水，及為經濟不景氣影響生意而繃緊的眉頭，只怨自己沒有為他分組的能力。

丈夫曾經說過：如果我仍是單身漢，這些年來不知積存了多少錢。現在有了家，每個月做得頭髮都快脫光了，薪水全被瓜分去，只看到幾個日益長大的孩子。雖然他言下無奈，但人心肉做，我們總要認清是誰在支撐著家庭的開銷，為家而埋頭苦幹。想通了這點，女人應該消除抱怨的心理。





鐵窗滋味

每次走過住宅區，都會留意每家不同款式的鐵窗花，琳琅滿目的花樣，不勝枚舉。

當自己有了一幢房子，也開始為鐵窗花傷腦筋。我翻閱着製造商的黏貼簿，面對各種款式，竟無從選擇。看了這樣，又覺得那類較為美麗，人心不足，此刻表露無遺。

搬進了新房子後，才發現鐵窗花的難以掃除灰塵。當雨銀淋在鐵窗花上，它很快便生了鏽，抹也抹不去。沾染塵埃後，一目了然，好像在向來訪的客人說，這位家庭主婦多懶惰，使人無所遁形。

當然，鐵窗花可以把門戶守得更安全的功用是不可抹煞，但千萬記得選擇簡單的花樣最好，免得增加主婦的累贅。

有時候躺在床上，看窗花歪來繞曲的花樣，心裡就想起鐵窗滋味這句話。雖然為房子裝上鐵窗花已成了一種必要的裝飾，但那真像是把自己關在牢獄裡面啊。尤其是擔心家裡失火，找不到門鎖時，是否只有死路一條？



守着破碎

丈夫變了心，女人仍守着破碎的家時，人們總認為到此地步，女人守着空虛名份是愚蠢的。

其實，女人面對已變質的婚姻，却仍死抱住婚姻那份契約，是有她的苦衷。

我曾經想過，假如一個女人遭受丈夫的遺棄，不得不走離婚這條路，她要不要爭回兒女的撫養權呢？她有什麼能力去撫養孩子長大成人？我很想知道男人對此事的看法。所以有次和先生討論這問題，他認為離婚婦女應該爭取孩子，因為再苦數年，孩子長大，將來年老，有兒女奉養，至少是一項安慰。但是，變心的男人已處心積慮去愛他的第二春，肯定會忽略了跟隨前妻的兒女，或者他的經濟已受到新歡的控制。在這種情形下，假使撫養孩子的婦女由於本身賺錢有限，能力不足供養孩子受教育，就會耽誤了孩子的前途。

許多面對丈夫變心的女人，就是為了孩子的將來着想，只要丈夫仍肯付予家用，她只有忍氣吞聲，犧牲自己。



如煙往事

孩子每次在飯桌上用餐，總是吱吱喳喳的說個不休，偶然一言不合，也會隔著桌位，吵起架來。

先生個性愛靜，沉默寡言，尤其是在飯桌上，他可以不發一言地吃著他的飯。沉著的臉，常使我誤會，以為他在生意上碰到難以解決的難題，或是生了誰的氣，鼓著兩腮，對誰的話題也不願搭腔。

每碰到這種情形，我就感到相當委屈，每次都得看他黑黑的臉色，好像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偏又記不起來。忍不住對他抗議，他才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

孩子吵死了，吃頓飯沒得清閒。

原來如此。許多人埋怨孩子小時的吵鬧，可是，這種聚首進餐時的熱鬧氣氛，到底能保留多久？

孩子一旦長大，振翅高飛各奔前程，飯桌上只剩下老夫老妻在進餐，冷寂的情景何等落寞？那時想重溫兒時他們爭執的熱鬧，已成了如煙的往事。



過去的情

不記得在那一年，朋友來訪，提起了夫妻相處之道，在言談中獲悉我的婚姻正達到第七個年頭，當下臉帶神秘笑容，悄聲的對我說：要當心啊，七年之癢。

七年之癢，這是人人愛掛在口頭上的字眼。

有人到了七個年頭，提心吊胆，怕這句名言會在夫婦的生活中出現，增加幾許傷悲。有人偷偷企盼，這句名言，會否靈驗，給生命帶來一份刺激。

專家常苦口婆心的勸告已婚夫婦，必須時時關懷對方，注意製造生活情趣，尊重對方所需，互相體貼。最好保持如戀愛時期，卿卿我我之情不減，婚姻生活必能美滿。

但是，有許多婚前愛得深切，朝夕渴望和對方長相廝守的情侶，一旦共結連理，感情竟如山崩，傾瀉而下，滿目瘡痍。從口角到離婚，一點也不念舊，沒有挽留的餘地。過去的情，過去的愛呢？這些人說：我們是由誤解而結合，由了解而分開。難道，在戀愛時期，那種感情，濃得真想和對方融化在一體。等到有機會共同生活，了解對方的缺點時，遺憾地，竟不能以愛的情懷和溫柔去寬待愛人的一切而共渡一生。





粉紅布鞋

先生看見我打開衣櫥，又在翻看那雙鞋子，就笑我童心未泯，這麼大的年紀還會喜歡紅色的鞋子，更奇怪當時我何以會看上它。粉紅色，那是少女鍾意的顏色，還是留給女兒將來穿吧。他這麼說。

氣人的是，他以為三十多歲就是人生的盡頭，什麼都說「這麼老……」。我可可不認老，心情開朗，就拉開嗓子高唱幾首少女時期喜歡的歌曲。興之所致時，還會夾在兒女的嬉戲裡，跟他們痛快的瘋一場。

那雙粉紅色布鞋，鞋面用厘士布鋪成，顏色柔和，鞋底輕盈，是我某次走經百貨公司，一眼就看上了的。買下後，以為先生至少眼光和我略同，豈知竟引來他的一番笑謔。

氣得我無言以對，只好把鞋子藏起。愁眉苦臉的交代他幾句遺言：「我的確很喜歡這雙鞋子，決不轉讓他人。請你記住我收藏它的地方，如果我此生沒機會穿上，死後務必把它放入棺內伴我下葬，以慰在天之靈。」



男人女人

許多人都認為老夫老妻之間，不需要作多餘的顧慮，因為相處久了，夫妻關係已像一隻漏氣皮球，打來打去，仍是滾不了多遠。這種形容雖然貼切，也正是許多人的心境，可是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不止是老夫老妻，許多已婚的男女也這麼認為，既然已成了夫婦，何需掩飾彼此的缺點。最要不得的，還是認為對方已是煮熟的鴨子，再也飛不出去。於是，男的對女的說話愛理不理的，十問九不答。女的認為男的放工後自會回到家裡來，而不善加慰問和關懷，日子久了，大家都習慣了彼此的冷落。

男人認為歲月已奪去了他妻子的嬌艷，再也不會吸引別個男人；可是他忽略了女人就如一株有生命的花草，遇到善於施肥料者，總會迅速恢復容光煥發，艷麗的神采。

而女人如果把丈夫交來的薪水袋，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却忽略丈夫每月苦流的汗水，受太陽的暴曬，而不再給予愛的體貼和關心，那也是錯的。

把夫妻關係當成漏氣的皮球，以為滾不了多遠的人，千萬要提防有一天，一個好心人給一方吹氣，就是你恭聽悲歌奏起的時候。



爸爸的血汗

孩子日漸長大，胃口變好，常常鬧肚子餓，家裡的餅乾，很快就被他們吃光了。有時他們也會轉變口味，要求給錢買碗咖哩麵裹腹。

「這樣吃法，快要變成KING KONG了。」我口裡這樣說，心裡却很高興。我相信每個母親也會像我一樣，最擔心孩子不開胃，要是孩子胃口好，每個作母親的都會笑逐顏開。

先生說我讓他們吃慣了，工作懶得做，應該餵他們一頓。由於先生的節儉，平時也不喜讓孩子吃零食，所以孩子每次向他伸手要錢，都是失望居多。久而久之，變成孩子每逢要買東西，都慣於轉向我要求。尤其是肚子餓，碰到我忙，叫他轉向他父親要錢時，他竟然不要，情願餓肚子。

其實，孩子應該知道，父親和母親，對他們的愛心是一樣的。買東西的錢雖然很多時候都是由媽媽付出，但沒有做事的媽媽，手裡握著的那些金錢，就是爸爸流盡了多少血汗，辛勤工作得來的代價。



老得不寂寞

每個人都在喧嘩時間的腳步走得那麼快，未到新年，已聽見有人開始在播放新年歌了。

新年的歡樂氣氛，最輕易在人的心上泛流。不管經濟如何蕭條，手頭上的薪金有沒有增加，新年，總是要來的。

新年也提醒每個人增加了歲數，一年一年的往上疊，彷彿昨日剛過卅，今年已是卅五。難怪當被人問起多大年紀時，有人就愛這麼回答：歲，老了呵。

未婚的女友說：老，對妳們來說，有什麼好難過呢？妳們老了有兒女投靠，我老了，就只得進入老人院，渡過餘生。

是的，每個人都會老，雖然在人生旅途上，每個人際遇不同；不管已婚或未婚，只要走到了那個歲數，「老」是一定會來臨的。但老並不可怕，只要老得不寂寞。



女人的心態

和朋友談天，她提起婚後的改變，以及患得患失的心理，正是許多女人的心態。

尤其是花錢方面，以往一年電四次髮，每個星期上美容院洗髮，付錢時面不改色。可是婚後想起那筆費用，只好自己在家把髮洗，一年只電兩次髮。

女人會驚異自己的改變，因為婚前她花錢，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也許當時自己有份收入。做了家庭主婦後，看老公賺錢辛苦，怕會增加開銷，只得盡量節省。

女人持家操縱經濟，節儉固然是美德。但糟的是當老公帶她出門上館子吃飯時，她居然要心痛那筆開支而寧願選擇吃街邊的經濟飯菜。表面上替丈夫省錢，私底下又擔心改天若讓老公把她節省下來的金錢散擲在別個女人身上，自己枉費心機，徒呼不值而後悔莫及。

人生苦短，節省到這般不心安理得，何不索性贊同老公的提議。至少那一餐，落進自己肚裏，先益了自己。



古董和女人

有人問我那喜歡觀賞古董的上司，為什麼不把花在看古董的時間去欣賞女人。因為古董是死的，而女人可以婀娜多姿，又能輕拋媚笑，多麼撩人心思。

我的上司做了一個很妙的比喻。他說，有人對有七十年齡的古董越看越叫人喜愛，可是七十歲的女人，已經老得雞皮鶴髮，誰有勇氣和她對視三幾個鐘頭？

早就說過，男人看見女人色衰蒼老，所有的愛慕全消。時光真的是女人的敵人，只要觀看電影「超人」的續集，就是一個明顯的見證。十年前，「超人」英俊剛健，十年後他神采依然。然而女主角已不復當年的外形，歲月在她的臉上，刻下了無情的痕跡。我見了，也不免要暗自嘆息。

當然自己心裏也有一股擔憂，隨著歲月的添增，他日顴頰失去，皺紋滿臉，一頭白髮時，會是一副怎樣的滄桑景色？那時自己看了，滿懷傷感，還敢企望男人會投來一注驚艷的目光麼？





再生的奇妙

孩子手裏拿着一樣東西，翻着書時竟停下來觀賞，兩兄妹噤聲咕咕的互相傳遞着觀賞。

我看見女兒手裏拿着的，是一種名叫落土生根的藥子。那片藥子已呈焦褐色，四周開始伸展出白白似豆芽根的鬚子，我將藥子托在掌中，薄薄的一片，彷彿沒有重量。

小時候我也常常把這種藥子採摘，夾在課本裏當書籤。每天翻開書本，就將藥子取出來檢視。當白白的鬚子伸出來後，我把它放在屋後的泥地上，看一條條的鬚子怎樣的和泥土糾纏，再也拔不開來。這樣已乾枯了的藥子，一落在泥地上，竟有復活的機會，慢慢的長成另一棵落土生根，這種植物的生命何等奇妙。

後來看到藥書，才知道落土生根是種草藥，生了膿瘡或被毒蟲咬傷，可將藥子搗汁敷上減輕痛楚。

人雖然一年年隨年華老去，許多往事一逝無可追憶。但從孩子的身上或是他們玩着的东西，却常輕易的就把我們帶回過去。



四十歲以後

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女人對丈夫的行踪看得很嚴密，時時擔心丈夫有外遇。「回來的是咱們的丈夫，踏出門檻就是別人的老公。」女人在口頭上喜歡這麼自囑，其實這只是一種心靈上的自我掩飾。只要丈夫的表現有點差異，她就極想從那些蛛絲馬跡中尋找出心裡認定的疑點。

也許是歲月教懂女人學會了淡定的情懷，三十八歲以後的女人有了細觀事態，兵來將擋的冷靜頭腦，她對丈夫的行踪不再緊張兮兮。或許是女人覺得，嫁人所得無非是一份可靠的生活，要是沒有了男人，她也有養活自己的本事。因此中年以後的女人常常這麼說：一個遭受丈夫遺棄的女人最悲慘的事，莫過於兒女尚幼，抱手組腳的。當我到了四十歲以後，那時兒女長大，可以開懷自創事業，精神有了寄托，如果丈夫要變心，我就隨他喜歡去，再也不在乎這種變化。





月向他方圓

女人在記者面前提到她那養了狐狸精的男人，臉上泛著無比的恨意，當初他追求她的時候，每天晚上都去她家守候，風雨不改。面對高不成、低不就的無業遊民，在愛情的感動下，女人毫不猶豫的嫁給了他。

七年後男人終算有了點成就，刻骨銘心的愛却成了過眼雲煙。

於是女人悲苦地回憶過去那種的甜蜜，然而過去縱使如何的美麗陶醉，在時間的神擊下，怎及得上外頭狐狸精的魅力。

我認為女人偶爾跌下回憶的網裏去為過去微笑並沒有錯，但必須記得要彈回現實來。回憶雖美麗，但現實的殘酷，仍需女人的精力去應付或改善。面對變心的丈夫，如果一切已無可挽回，即使他過去如何忠心耿耿，此刻已月向他方圓，女人除了要振作，已別無選擇。



聚首的歡樂

母親年紀越來越大，脾氣變得很怪癖。孩子的許多事，常使她看不過眼，每每要嘮叨幾句才過癮。偏偏孩子自有他們辦事情的一套，受外婆諸多管束，常感不服氣。現代的孩子多是慧黠而精靈，滿腦子是鬼主意。那像我當孩童那個時候，大人叫坐，只得呆坐，連頭都不敢東張西望。是沒有任何主張或反抗的笨孩子。

母親氣憤時就說：孩子這麼頑皮，又愛頂嘴，生那麼多個幹什麼？像某某某，結婚以來只生一女兒即夠，沒有人爭執，日子多清閑。

只是人人養我，我養人人，天公地道。某某某最怕生孩子把身材弄壞了。為了保持身材健美結實，她甚至不肯親授母乳給孩子。她為了個人滿足，不生孩子，母親怎能將事與她並提？

常言道：「英雄若是無兒女，青史河山盡寂寥。」假如我不生兒女，將來兩夫耄老時，沒有兒媳聚首的歡樂、兒孫繞膝的期待，在人生苦短的路途上，那有什麼樂趣可言？



好玩的報復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一位英俊男人走過，她忍不住回望了一眼，她的丈夫却說：有甚麼好看？

朋友提起這件事仍氣呼呼地，她認為老公這種態度對她是一種侮辱。

其實，漂亮的人誰不受看？不管對方是英俊的男人或是叫人驚艷的女人，我們都有欣賞和讚嘆的自由。不過通常女人欣賞男人都是含蓄的，偷偷的將愛慕收藏在心裡。不像有些男人，不但讚美那個女人，還要把她的優點從口裡漏出；尤其是和太太在一起的時候，雙眼居然毫無忌憚的盯住美麗的女人轉來兜去，叫太太看了豈不是滋味，朋友氣的正是這一回事。

啊哈我笑起來，這有什麼好氣。我告訴朋友，次次和老公出門，碰到英俊的男人，就抓緊機會用雙眼追著那個男人的身影，然後用不經意的口吻對老公說：這男人，我真喜歡看他。那時再看老公的反應，這真是一件好玩的報復。



那年我十歲

小時候父親對我們管教甚嚴，每天做完了功課溫習書後，仍得呆留在家中，想出外遊玩鬆弛一下也不獲批准。只好站在門口，伸長脖子望著對面橡膠林裡許多孩童在嬉戲，感到羨慕不已。

有一年元宵節，鄰人秀清姐和家人商議到板城遊玩，車子還有空位，我受邀之時，欣喜異常。由於長久住在小鎮，自然十分嚮往城市中的繁華。明知向父親徵求定遭拒絕。我終於瞞著父母，偷偷從後門溜出去。

那一夜在關仔角，我隨眾人盡興的玩看笑著，而父母在家過尋不著我的下落，只差沒去報警。當午夜十二點我回到家，給父親狠狠的鞭打了一頓。

那年我十歲，然而印象十分深刻。

如今每當孩子開口提出到草場踢球或訪友時，我總盡量答應他們的要求。因為家雖然可以給他們安全感，然而囚禁式的生活是無法使他們發洩充沛的精力。只要孩子明白我的用意，我實在不願他們重蹈覆轍，讓我操心一場。





當年的幼稚

精明的女人，在當人情婦之前，先打聽對方身家的虛實，然後使盡媚功去爭取。成功之後，雖如關在籠裡的金絲鳥，她名下却曾有房子、汽車、還有金錢珠寶。

像我們這些擁有一紙婚書的女人，過的何嘗不也是關在籠裡的生活；整日還要為家務操勞，外形的憔悴，在攪鏡自照時已失去和外頭嬌艷女人一較長短的勇氣。雖然有一幢房子供住，有一輛汽車代步，但都歸丈夫名下。有一天丈夫的愛心轉移，自己什麼保障也沒有。

我不是羨慕當情婦的生活，但我也常警惕自己要時加修飾，注重儀表。我也知道有些當情婦的女人，或許會有她們的苦衷。正如當年我年少時因同居一室的嫡母和母親時常發生口角，我痛苦的想：等我長大後要給有錢的男人當情婦，只要他給我一幢房子，讓母親遠離不愉快的生活，我就滿足了。當然這願望沒有實現，因為當我懂事時想起情婦在夜深人靜時的孤單寂寞，始終沒有勇氣去嘗試。現在回想起來，還要為當年的幼稚思想而失笑！



父親的叮嚀

家庭主婦和職業婦女確有兩種不同之處。

當個職業婦女，自己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許這份收入要補貼家用，也許用來存入自己的銀行戶口。公司主辦聯歡晚會時，不但可以理所當然的參加，碰到老公手頭拮据時，從添購服裝到車費，也有本事自掏腰包。

去年中開始在生活報寫稿，蒙老編賞識，年底在金馬崙主辦的作者生活營，居然在受邀的名單內。興奮之餘，想到多年來担任主婦之職，對金錢無觀念，又無積蓄防身，再看老公的生意近來頗受經濟衰退的影響，深怕他一反對，無法成行，如何是好。

幸虧他有體諒之心，答應放行之前，還從袋裡掏出兩百零吉給我當車費，餘額作為隨身之用，口頭上再三囑咐，路上要如何小心。我驚喜之餘，彷彿又回到了少女時期，每次出遠門，父親除了給錢，就是這般的叮嚀。





後記

陸陸續續的寫了這麼多年，文章剪貼簿也收存了好多本。每當閒空時，取出來翻閱，一直沒有將之彙集成書出版的念頭。

沒曾想到要出書，一來是自覺寫得滿意的並不多，在去蕪存精之後，餘下來的字數恐怕不足一本書頁數的要求。二是由於我國向來閱讀風氣不盛，書的銷路會成為重大阻礙嗎？以我一個家庭主婦，料理三餐之餘，寫三幾篇文章的一點稿費，平日從吃從花粉從衣著上七省八儉才聚成的積蓄，一下子全換回白紙黑字的書，推出之後，成本拿得回不？那實在值得我再三思量。

我友憶若，在好多年前就說我的作品散刊於報章上，一日忙碌，忘了閱讀，幾日後省起報紙已遺失，更懶得再去翻尋；由於我的作品少校於雜誌上，所以無從參考。她建議我在作品中作一番挑選，出版成書，也好算是自己在寫作這條心路歷程上的一種紀念。



去年隨作協組團到中國去，旅途上憶若舊事重提，再加上曾沛華友在一旁的鼓勵。真的要出書嗎？我一再自問。回來後，翻出剪報，我決定先把我的專欄文章推出，接下去，再出版我的小說集……

這本書里收集的一百多篇散文，是分別在1984年到1985年在馬來西亞通報「大鍋菜」和「七巧板」，以及1987到1988年在新生活報「女人心」和「四點四」所寫的專欄。在這里我要感謝悄凌女士和張寒先生，要不是他們的賞識，給予機會執筆，相信我沒有寫下這麼多篇文字的魄力。其中一些短短小巧的，都是在新生活報專欄「女人心」的規定字數下，每篇以三百字左右完成。這麼簡短的文字，每篇稿酬二十元，是當時全馬報章最高的稿酬。那時每期有六個人在執筆，所以總題是「專欄300」。當時曾經擔心，三百字寫出來的東西，約束太大，恐怕摸不到癢處。但在限定的字數下，一開始就必須講到話題中心去，雖然不易，現在重讀這些文章，發現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以也為這份考驗感到喜悅。也許有一兩篇





的文章內容近乎相似，但在「女人心」的專題下，勢所難免。本書能邀到新生活報現任總編輯川草先生寫序，更是一份難得的機緣。

我也要感謝大馬華文作家協會，要不是獲得它的二千元出版基金資助，減輕了我的負擔，朋友的鼓勵，自己的心動，恐怕就像湯盃賽過後，到處雖然有人在打羽球，只不過一刹那的熱潮過去，又恢復一片寧靜。

我向來欣賞我國著名畫家楊漸駘先生的畫中，觸覺敏銳，線條明朗，色彩柔和中流露着細膩的感情，這次能獲他借出精心水彩畫作為「女人心」的封面增添風采，欣喜之餘，也藉此機會致以衷心的謝意。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叢書②④

女人心

作者：葉蕾

出版：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印刷：大山腳印刷有限公司

1258, Jalan Padang Lallang,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版次：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次版

定價：馬幣七元正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叢書②4

散文

女人心

叶蕾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0 日